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九

簡寄下　律詩五十二首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洙曰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 洙曰河尹河南尹也孔融公自比也見本題下注詩。趙曰見問者河南尹也故得以孔融爲比蓋李膺爲河南尹而孔融造門爲上客也 青囊仍隱逸 洙曰郭璞授業於鄭公以青囊九書與之遂開洞五行後門人切青囊未又讀爲火焚之 章甫尚西東 洙曰章甫冠也孔子[illegible]魯冠章甫之冠長於宋故衣縫掖之衣章甫儒冠 鼎食爲門戶 洙曰列鼎而食門戶閥閱也。趙曰以言河尹之貴 詞場繼國風 洙曰詩之國風。趙曰以言河尹之能詩 尊榮瞻地絕 洙曰言地望崇重 疏放憶途窮 洙曰阮籍詩途窮能無慟。趙曰疏放公自謂也憶途窮則又言河南憶問之也 濁酒尋陶令 洙曰王弘九月九日送酒與陶潛潛得之便飲而歸。趙曰陶淵明也常曰偶有名酒無日不傾 丹砂訪葛洪 洙曰事見爲農詩不得問丹砂注。趙曰初心於遐年故訪葛洪洪嘗丐於帝乞爲句漏令

以出冊砂而就之江湖漂短褐洙曰短當作裋淮南子霜雪函集裋褐不完褐毛布○蘇曰裋臣庾切敝

布襦褐胡葛切短衣霜雪滿飛蓬洙曰詩首如飛蓬○定功曰班叔皮王命論注短褐麄衣也盖公說詩作

於潭州適當冬時述其羈旅流落之狀上句言短褐為江湖所漂下句言犯冒霜雪故飛蓬之髮為霜雪所蒲牢落乾

坤大蘇曰余綠失意雲霄羈思牢落歸栖无巢始知乾坤之大周流道術空趙曰言天地廣大而我獨

牢落雖峽道術竟於周流之際成空而无用謬慙知薊子鄭曰薊居例切○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

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真怯笑揚雄洙曰揚子解嘲曰子

迺以鴟梟而笑鳳凰子徒嘆我玄之尚白吾亦嘆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趙曰揚雄著太玄人皆笑之至以為可覆醬瓿

盤錯神明懼洙曰虞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知利器○趙曰以言韋尹為政之能謳歌德

義豐趙曰如鄭歌子產漢歌岑君是也尸鄉餘土室難說洙曰一作誰詁祝雞

翁洙曰後漢地理志偃師有尸鄉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鄭曰列仙傳祝雞

公洛陽人○師曰甫以孔融自比客來傳說韋尹詣甫動靜如何甫尚隱居蹤跡无定不若韋列鼎而食偕善詩章故云雖国風疎

放甫自謂也甫既不仕惟以蜀酒適懷丹砂自養任短褐禀伯雪蒲白頭牢落無所成就之義乾坤雖大若無所容身道術空言無

道術也荊子比韋尹判見知於韋貞怯笑揚雄甫以貧寒爲時誚笑有若雄爲當世所嘲也盤錯言事繁劇韋善決斷人畏其政若

神明况雖翁甫以自比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洙曰潘安仁秋興賦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直洙曰一作直爲

文翁再剖符洙曰謂嚴鄭公再鎮成都也文翁見李劍州詩注剖符分符也漢制符皆有合契當給符者止給其

半留一半京師但使閭閻還揖讓洙曰循吏傳孝宣興於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

敢論松竹久荒蕪洙曰陶淵明云田園將蕪胡不歸又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趙曰兩句述義公之

心在愛人不私一已矣魚知丙穴由來美洙曰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劉淵林注曰丙穴在

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任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鮎魚○師曰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

月入水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又酉陽雜俎曰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是溫神農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

令人肥健俛擇此乳穴中魚常食得水所以益人子美稱丙穴魚美其以此歟　酒憶郫筒不用酤鄭曰郫賓弥反○洙曰成都記曰郫縣因水得名蜀王杜宇所都華陽風俗録曰郫人刳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聲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為郫筒酒也○修可曰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今如此非傾釀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爲棊子郫筒當酒壺則郫筒爲盛酒器可知矣○蘇曰山濤治蜀之郫城用筠管釀酴醾作酒渎旬方開香聞百步故蜀人傳其法效之○趙曰言酒不須沽而從嚴公飲耳　五馬舊曾諳小徑蘇曰古今風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馬綉鞍金勒出即控之故永嘉有五馬坊焉　幾回書札待潛夫洙曰五馬見錢蕭遂州詩注潛夫見偶題讀作潛夫論注○趙曰言嚴公昔曾枉駕馬之熟今有書札來相待其歸矣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詠曰潛夫甫自比

處處青江帶白蘋洙曰清江春流也白蘋水草也左傳蘋蘩薀藻之菜是也○趙曰尒雅萍之大者曰蘋　故園猶得見殘春趙曰故園指成都也　雪山斥候無兵馬洙曰雪山蜀之西山也無兵馬罷三城戍也○天竟曰無兵馬言晴乱也　錦里逢迎有主人洙曰成都

記錦里城呼爲錦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故也公与嚴武故德故
有主人之說。蘇曰王褒歸蜀謂人曰逢迎有賢主人吾當掛冠
投老爲林下散人耳。秦曰此句言嚴再鎮成都也 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
比鄰 鄭曰比頻脂切。蘇曰魏陸勗居櫟陽性淡正素嘗見童驅鵝鴨出門頓之曰不曾使惱比鄰立町客伏其清謹。
趙曰公於嚴公有故舊之好而能如此則公之淳德与夫情重可見矣比隣者比近之鄰也 習池未覺風流
盡說復荊州賞更新 洙曰晉山簡字季倫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
崩主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
有佳園池簡每出戲游多池上飲輒醉名之曰高陽池。師曰武
每訪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習池之遊
荊州賞更新言武之來宴賞復无窮也
竹寒沙碧浣花溪 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爲崔寧宅捨爲寺
今尚在焉 菱 洙曰一作棱 刺藤梢咫尺迷 趙曰公離草堂之久宜其荒蕪矣 過客徑
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 鄭曰解佳買切曉也。趙曰以蓬蒿之礙也 書籤
藥裹封蛛網 洙曰說文網虫垂戶織蜘蛛網也。鄭曰籤千廉切驗也 野店山橋送

馬蹄趙曰言橋与店空送馬歸於道中往來而已蓋公不在草堂故也肯藉荒庭春草色洙曰一云新月色天台賦藉萋萋之纖草別賦春草碧色先判一飲醉如泥鄭曰判普官切○洙曰後漢周澤字稺都為太常清絜循行尽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疾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子犯齋禁遂收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一日不齋醉如泥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洙曰七發云高百尺而无枝曾連子東方有松樹高千仞无枝也○趙曰公指言所種四松故欄之新松惡竹應須斬萬竿洙曰去其惡者留其善者洗竹也生理秪憑黃閣老洙曰黃閣見贈嚴八閣老詩注○邁曰言甫生計皆仰于嚴也衰顏欲付紫金丹洙曰神仙有金丹九可以延年却老○蒼君舒曰右按樂府長歌行究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袞得十年○田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変髓凝骨自然不死○汴曰丹陽抱陽山人大藥證曰煉鉛為粉化綠為塵自然伏火去鉛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再入神室更養火六十日成紫金火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変髓凝骨自然不死三年奔走空皮骨蘇曰王翦三年奔走邊鄙老夫

但存皮骨誰敢有勞士事

信有人間行路難洙曰言為憂患所迫而羸瘠也古詩有行路難

錦官城西生事微洙曰宮一作館。師曰言土田薄有也烏皮几在還思歸洙曰以烏皮裹几也。趙曰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无施末句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洙曰恐經乱離而人物改變側身天地更懷古洙曰側身言无所容也。蘇曰張融側身俯仰天地間懷古弔今轉增悽惻回首風塵甘息機洙曰息忘也馬援回首往事甘自息機。師曰甘息機言甫猒奔走也共說總戎雲鳥陣洙曰元帥也雲鳥陣名如鵝鸛之類是也。夢符曰右按唐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官之位正則數不慙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結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趙曰總戎以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田曰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无窮者也不妨遊子芰荷衣洙曰北山移文焚芰製衣裂荷衣。師曰欲參重謀不妨吾逸態而衣芰荷之衣也

敝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趙曰唐文藝傳曰筆有餘力詞无竭源跡忝朝廷舊洙曰公仕三朝情依節制尊洙曰公之入蜀惟依嚴公節制待節專制也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洙曰見守紆長者轍往顏延年林間時晏開迎回長者轍○趙曰欲枉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也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鄭曰重直隴切學也○洙曰時武再鎮蜀常怪偏裨終日待洙曰偏裨諸將校也光武令鄧禹自選偏裨以下不知旌節隔年回洙曰旌節即麾幢也楊国忠兼領劍南每幸驛山必以旌旗前引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洙曰公自言欲辭蜀而入楚○趙曰此言船盖船首畫鷁以驚水怪○師曰甫与武

有世契武爲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今甫間關羈旅漢
蜀欲許巴俶下荆門迓之云啼鶯者春時也鷁舟也巴賨荆楚許

身老時危思會面洙曰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一生襟洙曰一作懷抱向

誰開洙曰言人不己知

奉贈嚴八閣老鮑曰嚴武也至德初房琯薦爲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尹稱閣老時爲給事中。師曰臺閣之長謂之閣老

扈聖登洙曰一云今日登扈黃閣洙曰扈扈從也宋忠曰三公黃閣前史無此義礼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云士賤与君同不嫌夫朱門洞啓當陽之王三三公之與天子礼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是漢舊制陳三公之制開黃閣聽事明公獨妙年洙曰明公稱尊美之稱也蔡文姬謂曹公曰明公有万馬妙年少年也蛟龍得雲雨洙曰吳志周瑜傳上疏孫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熊虎之將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蘇曰漢祖入關碑曰劉季用蕭曹張韓如蛟龍得時雲沛雨飛揚八紘四維鵰鶚在秋天洙曰秋天鷙鳥擊搏之時也鵰鶚在秋天得其時矣客禮容疏放師曰甫性疎放

雖屬官曹而嚴每以客礼優之**官曹可接聯**洙曰可一作許○趙曰閣老尊矣推其以客礼待公而容其疏放故雖爲官曹而畢可接聯之**新詩句句好**蘇曰王献之帖云早得新詩披味句句皆好荒拙未敢酬荅**應任老夫傳**趙曰欲廣傳嚴公之詩句自非知音何以至此

贈翰林張四學士鮑曰張垍也張說之子尚寧親公主明皇眷之即禁中置內宅公詩故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也

翰林逼華蓋洙曰蔡邕傳擁華蓋而奉皇極逼言密邇帝座○蒼舒曰右按唐百官志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上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後封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詔書勑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礼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无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又置學士承旨唐之文宗與文

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焉○趙曰天文志
華蓋所以蔽覆天帝之座也唐止有翰林供奉明皇初始改為學
士置院在禁中
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
洙曰公子公侯之子孫美張翰林也故稱
天上言非人間人○趙曰滄溟乃游泳寬縱之地鯨力破之則宏
宗懿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之破矣○本中曰凡詩人於姓張者
得曰張公子如杜牧贈張祜亦曰誰人得似
張公子是令言天上以其在禁中如天上也
宮中漢客星
洙曰
漢光武引嚴光入論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趙曰博物志載
後漢人乘槎至天河之側飲牛者問嚴君平嚴曰客星犯斗牛
賦詩拾翠殿
蘇曰曹子建侍宴拾翠殿上命賦詩落筆即成一坐驚服
佐酒望雲亭
洙曰賦詩佐酒言侍從宴賞也○趙曰拾翠殿在東內大福殿之
東南望雲亭在西內景福臺之西以其應和文章且禮遇內亭
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
洙曰翰林學士掌制誥紫誥謂以紫泥封誥黃麻謂寫誥詞於
黃麻紙上似六經言訓辭深厚如六經○昱曰隴右記武都紫水
有泥每貢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趙曰凡拜免將相皆用
白麻而馮鑑續事始自貞觀十一年太宗詔用黃麻紙寫詔勑文
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
洙曰翰林拜命日賜金荔枝帶○趙曰揚文
公談苑載自樞宰節度使賜二十五兩金帶
無復隨高鳳
洙曰

鳳後漢逸民言張翰林已在頭貴不復与鳳爲偶 空餘泣聚螢 洙曰車胤家貧无刁火以絹囊盛螢火以照書讀。趙曰此皆公自謂也舊注謂高鳳逸民也言翰林之貴不復与鳳爲偶洙无意義豈可以人名對聚螢乎。田曰謂鳳之飛鳴必在於高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杜所引雖是而未解其深意公蓋言我不能隨張翰之高飛而止能泣於聚螢亦車胤家貧囊盛螢火以照書也。鄭曰甫謂張飛騰只如高冥无緣追隨之也故云云 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 洙曰春草言不實也流落漂泛如萍之在水。薛曰吳汝此生弃擲如春江野草任車馬踐踏。趙曰意言任春時之草生幾要再不管年華之去矣皆感激之言 儻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 洙曰山陽嵇康所居會竹林之會也向秀經康山陽舊居作聞笛賦。趙曰須指它日陪闒之事意謂山陽之會爲可憶則今日悲歌宜在一聽也。楊曰未意與張无忘往時遊故云云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國輔 休烈

昭代將垂白 洙曰昭明也昭代猶明時也謝靈運詩星星白髮垂 途窮乃叫閽 洙曰公因不第乃獻賦阮籍哭途窮思玄賦叫帝閽 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洙曰公嘗有詩云自

怪一日聲輝赫又云往年文彩動人主○修可曰此言獻三大禮賦也當天寶九載時公三十九歲雖窮真自負其才獻賦而上悅之

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洙曰春官宗伯○趙曰言召試文章所謂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情也

倚風遺鷁路鄭曰鷁倪歷切隨水到龍門趙曰左傳云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公言倚賴風而往矣反遭廻風而遺失其所往之程路也到龍門則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龍門在河中府魚登者化爲龍○劉敞曰龍門在封州三秦記龍門魚登者化爲龍

竟與蛟螭雜洙曰一作空無燕雀喧洙曰言不能自致霄漢故雜蛟螭也燕雀喻小人○趙曰到龍門而不過則猶并蛟龍此遺鷁路而不進則不免羣雀而受其喧也

青雲猶契闊陵厲不飛翻趙曰公以文采動人主矣意其遂騰踏進用止授河西尉不行改右衛率府兵曹而已此公所以數也公與韋左丞詩云主上頃見徵歘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同意

儒術誠難起趙曰乃儒冠多誤身之意家聲庶已存洙曰見烜赫舊家声注

故山多藥物蘇曰張揖故山幸多藥物足以度流年何必壁挨中蹉跎老死乎○趙曰所謂故山指襄陽也甫本襄陽人

勝槩憶桃源洙曰見欲問桃花宿注欲整還鄉旆長懷

禁掖垣洙曰劉禎贈徐公幹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恩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趙曰懷崔于二學士也蓋集賢院在禁中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洙曰甫用三獻大禮賦出身二公常謬稱述○師曰叫閽言叫天子之門而愬之詞感帝王謂獻三賦而帝悅之也天老乃天子之老指宰相春官礼部也帝命宰相試文章故天老出題目而春官考之倚風遺鶂路隨水到龍門言不登第也公既不第不免貞蛟螭混而爲燕雀所侮青冥猶契闊言早捷而遠於天也儒術誠難起言爲儒冠所誤也禁中有東西兩掖掖垣乃禁墻也甫既不用遂有歸故山采藥怡養之意故云欲整還鄉旆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洙曰一云贈田起居獻納使

獻納司存雨露邊洙曰一作偏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謂之理匭使玄宗改爲獻納使○趙曰唐制獻納使掌受封事以獻天子地分清切任才賢洙曰劉公幹拘限清切禁○趙曰以田君爲起居舍人從六品上隸中書省斷爲禁近矣舍人退食收封事洙曰唐以舍人給事中知匭事○趙曰此言田君之職宮女開函近洙曰一作捧御筵洙曰函爲匭函也宮女開函以所投封事奏御曉

漏追趨青瑣闥 洙曰青瑣門也范彥龍詩攝官青瑣闥遙望鳳凰池 晴窗點檢白

雲篇 洙符曰右按漢武帝秋風詞曰秋風起兮白雲飛淮南王安傳武帝每爲報書及賜嘗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洙曰揚雄成帝時客有薦雄文有似相如還上河東賦此子美自比雄也故有唯待吹噓之句也○趙曰漢成帝追觀先代遺跡思欲齊其德號上自西岳還雄上河東賦以爲勸戒今公自比於雄欲有諷諫正頗明君爲獻納使而有以吹噓之也

奉寄高常侍 洙曰一云寄高三十五大夫

汶上相逢年頗多 洙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濟南魯北蜀亦有汶川出西山亦有汶川縣○修可曰魯之汶今在鄆州以閔子騫有吾必在汶上之語非蜀之汶川矣 飛騰無那故人何 鄭曰那乃箇切○洙曰故人侍御也飛騰言自致於漢霄○趙曰高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高公至爲散騎常侍則其飛騰明矣

揔戎楚蜀應全未 洙曰爲帥也○趙曰揔戎大將之事適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以李輔國之毀出爲彭蜀二州刺史蓋言雖揔戎於楚與蜀而猶未焉○尹曰商代崔光遠節度西川又守彭州故云揔戎楚蜀應全未者言

年未及老也。方駕洙曰作儔曹劉不啻過洙曰方齊也言文才過於曹丕劉楨也家語何翅意
哉儔過多也。○修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遒文麗藻方駕曹王注謂曹植王粲此言曹劉乃曹植劉
楨非曹丕今日朝廷須汲黯洙曰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黯之材足以折衝千里爾將寇賊充斥
朝廷須如汲黯者中原將帥憶廉頗洙曰馮唐傳文帝輦過郎署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高祛數為我言趙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上曰何也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洒拊髀曰嗟乎吾獨得廉
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趙曰時高
常侍在成都起發其召故云云。

寄高三十五詹事鮑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李輔國惡其才除太子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洙曰蕭索也子貢離群索居時來如洙曰一作知
宦達歲晚莫情疏魯曰言無隨世態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

魚相看過半百鄭曰過古禾切不寄一行書洙曰蘇武繫書鴈足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古人言音信多以此二物或謂之鱗羽○趙曰劉諭故人各在異方不能寄一行書通關中消息

奉寄章十侍御彥輔曰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一云寄梓州張使君

淮海惟揚一俊人○洙曰禹貢淮海惟揚州注北據淮南距海○趙曰章侍御必揚州人故用淮海也○末曰章彝揚州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洙曰百官公卿表侯金印紫綬師古曰漢儀云銀印皆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前漢書曰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孝祥曰青春言年少也指麾能事回天地洙曰唐玄素有回天之力言其能同人主之意也○趙曰指麾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所以重大言之陸士衡有云回天倒日之力○歐曰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云訓練強兵動鬼神洙曰公孫瓚爲袁紹所攻與其子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于地中○趙曰言威力所致然湘西不得歸關羽洙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走益州拜羽董荊州事後孫權斬於臨沮河內猶宜借寇恂洙曰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取河內拜恂為太守行大將軍後

潁州盜賊群起帝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納餘降也○黃曰甫意美章姜等東川恐如閔羽寇恂不得去也

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洙曰一作老垂綸趙曰公自言其身而其義甚明○鼂曰此句甫自言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洙曰見上樓愴郇瑕邑注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洙曰魏畧曰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直上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不依法故泊洞庭船

詩憶傷心處洙曰楚詞目極千里傷心處春深把臂前洙曰廣絕交論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趙曰言在郇瑕相別之時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趙曰前漢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顏師古注曰濯船能擢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今寇君既按百越則所在處常艤舟以待故其帽偏也○師曰郇瑕晉地子美與寇別於晉地迨今凡四十年頭簪御史筆來客荊衡間故云泊洞庭船

此子美自述也公爲拾遺故贊白筆黄涓乃竹籜爲冠按百越言寇按蔡楚越之郡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 洙曰汨沒不振之貌○朱曰甫嘗云儒冠多誤身蓋儒者多不遇故山又云云 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 洙曰謝玄暉獻納雲臺表後漢和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君王問長卿 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皂鵰寒始急 師曰皂鵰御史以比補闕補闕諫官也 天馬老能行 洙曰所謂窮而益堅老而益壯○修可曰大宛馬名以其先乃天馬之種也 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洙曰言自可致於青霄之上無以老自怠

寄左省杜拾遺岑參 新添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羡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師曰岑參爲補闕屬中書居右署甫爲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爲東而右爲西故云歸不同也）君隨丞相後（洙曰補闕官有左右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趙曰豈參爲補闕而兼爲諸部中官邪）我往（洙曰一作住）日華東（蘇曰郭思家住日華門東畔○趙曰拾遺在百官志皆隸門下省而門下省在華門之東杜公爲左拾遺故云云）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新添）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眞

寄楊五桂州（鮑曰名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即廣州段功曹也楊五長史盖自桂從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洙曰五嶺見對皇詩注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洙曰五嶺有海嶺以海得名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爲邪復好音

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洙曰晉孫楚字子荊嘗參石苞驃騎軍事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門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焉知李廣未封侯洙曰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

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
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常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
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
得封侯也

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 趙曰灔澦堆在巫峽
之口滄浪則楚漁父所謂滄浪之水也公將南下故言灔
澦以明其所往之處入滄浪之天乃我之扁然之釣舟也

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洙曰荊州有仲宣樓魏志王粲字仲宣年十七司徒
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遂登江
陵城樓作賦云○趙曰方當戎馬之亂相逢果何日乎仲宣樓雖
杷於王粲字仲宣自長安來依劉表登荊州之樓而有
登樓賦故云仲宣樓舊注遂謂荊州有仲宣樓非也

奉寄別馬巴州

彥輔曰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勳業終 洙曰一作眞 歸馬伏波 洙曰謂馬巴州也馬援封伏波將軍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嘗曰男
兒要當死邊以馬革果尸何能卧床上在兒女手邪

功曹非復漢蕭何 洙曰功曹公自謂也前漢蕭何
爲沛王吏掾乃高祖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高祖爲漢王遂以何
爲丞相○修可曰劉貢父作詩話稱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遊

曹參嘗爲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爲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是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鶴曰公欲爲荊楚之行尚留東川故繫纜久而空望南閬也此詩蓋公雖除京兆功曹乃有南往之興而不赴矣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洙曰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爲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驪駒逸詩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公言知馬也州不似我欲遊江湖其興在於朝覲見君驃駒白王珂則早朝騎馬之事古詩驪駒在門珂若馬口中鳴珂也以白玉爲之

寄岑嘉州○洙曰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洙曰古詩中有尺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洙曰江淹詩願一見顏色豈意出守江城居洙曰顏延

年一變乃出守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謝朓每
篇堪諷誦洙曰謝朓字玄暉○蘇曰羊蓋曰謝公篇什俱與壁俗氣韻自可諷誦足有開發也○趙曰懷讀其詩也
馮唐已老聽吹噓洙曰見白首頭爲郎詩注○趙曰公自以馮唐爲比而聽有吹噓之者泊
船秋夜經春草趙曰公初至雲安是去年秋時故云泊船秋夜今又見春矣故云經春色伏枕
青楓限玉除洙曰見贈李八祕書詩注○趙曰公卧病於此也青楓乃言楚地限玉除則公猶念還闕見君也
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老被樊籠役洙曰一云老則妻孥笑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
詩能憶吾曹洙曰吾一作君○師曰詩云樂爾妻孥甫游年不得志而爲妻孥所笑貧嗟出入勞言無車馬
也久客在他鄉異縣其情況可知也詩向會人吟言詩之能思憶我曹輩方知我之志意也東郭滄江洙曰
一作浪合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之合水西山白雪高洙曰西山近接維松

上有積雪經夏不消文章差底病趙曰差病校也蓋公尚投異縣以干戈雖有文章可差得病乎文章不足以療病亦如蘇東坡所謂一字不堪煑之類回首興滔滔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絶　高適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蘇曰黄旦秋至人皆實其倉箱吾見飢寒相逼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師曰此一絶詩兄弟急難故云

奉寄李十五秘書二首　文嶷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蘇曰阮瑀曰乘此秋風掛帆乘此下江南蓴鱸可喜暫留魚復浦洙曰巴東漢魚復縣　宋曰寰宇記夔州奉節縣本漢魚復縣同過楚王臺洙曰楚襄王与宋玉遊雲夢之臺猿鳥千崖窄泰曰謂夔峽之地多崖嶂而少平地也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畫舸且遲迴洙曰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　趙曰逮其出峽矣竹枝歌惟夔峽人歌之爲未好則離出夔峽聽好音也

行李千金贈 趙曰美其行賮之多○余曰左傳云行李之往來杜預注云行李使人也今人以裝爲行李非也

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班秩兼通貴 趙曰唐制祕書郎從六品上所以謂之通貴

公侯出異人 趙曰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祕書必崇室之子矣

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 洙曰漢韋賢其先韋孟少子玄成皆以經術名家○趙曰韋玄成少好學修父業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路逢襄陽少府入城戲呈楊員外綰 彥輔曰甫赴華州日許寄員外茯苓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 師曰史記龜策傳云茯苓在兔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無風以夜明兔絲去之即篝燭此地火滅記其處明日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

歸來稍暄暖 洙曰一云候和

當爲斸青冥 鄭曰斸株玉切斫也師曰斸以鉏刺地也

翻動 洙曰一作倒

神仙窟 洙曰茯苓松枝所化斸之乃得出言華山多茯苓神仙所居之地

封題鳥獸形

唐曰茯苓以鳥獸形者為上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奉贈王中允維鮑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為賊所得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維聞之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先與徐陵北為梁抄撰學士後仕周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信鄉位望通顯嘗有鄉關之思○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兵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以言王維初以祿山之脅授偽命肅宗憐維釋其死下遷中允不比得陳琳洙曰琳避亂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識曹公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陳琳為袁紹作檄訴詈曹公及曹公得之愛之而不之咎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梨園樂工皆泣維賦詩痛悼則異乎陳琳矣一病緣明主師曰甫自言得肺疾只緣思君也三年獨此心師曰言在寇庭未嘗少忘於君身雖困辱而此心無變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洙曰虞卿窮愁著書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故○蘇曰張政欲娶妾其妻白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

跋懃悚而止此婦人女子善發警戒者也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洙曰未央殿基在長安杜陵韋曲地名也○蘇曰袁粲字景倩幼孤祖哀之曰恐孫少好文有清才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恐孫必當復三公古雅曲引云杜陵茂樹韋曲繁花照未央之宮前當昆明之池左風物富秀爾家最近魁三象洙曰公自注云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時論同歸洙曰一作因侵尺五天洙曰公自注云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北走關山洙曰一作河開雨雪洙曰羌城賦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南遊花柳塞雲煙鄭曰蹇悉則切○洙曰雲一作風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洙曰句踐既滅吳范蠡乘扁舟泛五湖○蘇曰郭林宗蝦菜抹未足以度歲使人忘歸○趙曰言韋戀南地之蝦菜而忘歸如范蠡之遊五湖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

出必從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要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趙曰孤負字出李陵書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今世多用辜負字乃俗子相承耳身過花間霑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寄高三十五書記 適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洙曰按新唐書適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好事者輒傳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洙曰前篇有送高適詩云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趙曰主將哥舒翰也翰為河西節度使以適為掌書記崆峒隴右山名足凱歌以言必勝也聞君已朱紱蘇曰潘岳近聞朱紱猶慰老夫且得慰蹉跎師曰主將指哥舒收才子言收選高適文才之士於幕府為掌書記崆峒山在西哥舒為安西都護凱歌

肯適爲之辭朱䟽言增爵秩也所以慰甫渴別之情矣

寄高適 新添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贈田九判官 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 鄭曰降胡江切○洙曰款納款也○○ 趙曰乃哥舒翰獻捷之事何以明之崆峒隴右之山名也翰於天寶八載爲隴右節度使與吐蕃戰于石堡城敗之拔其城更號神武軍上青霄言入朝見天子也蓋領吐蕃降王以朝矣 宛馬總肥 洙曰一作飛 春苜蓿 洙曰上莫六切下息六切○洙曰大宛國漢時通人嗜蒲萄酒馬嗜苜蓿後貳師至宛取善馬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趙曰此言得吐番之馬矣大宛最出良而吐蕃一帶馬無不善者苜蓿所以飼馬耳 將軍只數漢 洙曰一作霍 嫖姚 洙曰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注嫖姚皆勁疾之貌今讀音飄遙若非○趙曰指出哥舒也漢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姚在漢書音作去聲耳而

公作平聲沈存中筆談常論之矣以爲無害於義○鄭曰漢霍去病爲嫖姚將軍音義嫖頻妙切姚羊召切皆勁疾貌今杜音飄遙○余曰邵氏聞見錄子美詩霍嫖姚對春苜蓿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又云子美以鄭李對文章春苜蓿對霍嫖姚或以爲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陳留阮瑀誰爭長

誅曰王粲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相友善曹洪欲使瑀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辟爲軍謀祭酒○趙曰以北田九也以其爲判官故比之阮瑀見上灯任阮元瑜注

京兆田郎早見招

誅曰田鳳爲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鳳題柱曰堂堂乎京兆田郎鳳字秀宗○趙曰又以北田九也

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誅曰戲下謂軍之旌麾下也漁樵杜公自謂也○蘇曰阮瑀語叔曰今步仕路者如躍駿馬於薄冰何若戀戀獨無意向漁樵乎○趙曰此言王將麾下賴田君之才與諸俊並入可獨能無意而甘心於漁樵乎○師曰哥舒爲安西都護辟田梁丘爲判官上青雲言爵之高也河隴降王言吐蕃部曲來降者皋地納款苜蓿可以飼馬霍去病爲嫖姚將軍以比哥舒阮瑀爲曹洪書記故以比田漁樵甫自謂有意田薦之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胡騎遠趙曰鄉關以胡騎之阻故去之遠也宇宙蜀城偏洙曰蜀城因隨龜行而築故勢斜紆不正○趙曰公言寓居宇宙內在蜀城之偏僻忽得炎州信洙曰廣州南故謂之炎州遥從月峽傳洙曰夷陵有明月峽○趙曰荊州記巴蜀有明月峽○孫曰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峽雲深驃騎幕洙曰霍去病元狩二年爲驃騎將軍○趙曰張公居幕中夜隔孝廉船洙曰劉恢爲丹陽尹張憑詣恢恢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恢出傳教求張孝廉船召同載時人榮之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郎十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趙曰出佛書問世尊曰世尊安穩否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洙曰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世爲葉縣令有神術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

百里○鄭曰萊失涉邶唐龍縣名在汝州周南太史公洙曰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室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從事發憤且卒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顏延年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泯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洙曰言西南寒暑有異中土冬來只薄寒江雲何處靜洙曰一作盡蜀雨幾時乾洙曰楚詞涅汙后土兮何時乾行李須相問洙曰襄八年傳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行人也憲湛詩簡才倫行李窮愁豈有寬洙曰有一作自君聽鴻雁響恐致稻粱難

寄卭州崔録事

卭州崔録事聞在果園坊洙曰坊名在成都久待無消息終

朝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洙曰謝玄暉詩中流辨江樹）怯見野亭荒（洙曰謝惠連詩歡餞野亭館）浩蕩風煙外誰知酒熟香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洙曰李廣傳注云衛青代匈奴絕大漠克獲當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也）楊僕將樓船（洙曰漢征南越以楊僕爲樓船將軍）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趙曰漢遣使者必持節廣州大庾嶺多梅花故言梅花外廣州近海故云海水邊）銅梁書遠及（洙曰銅梁玉壘皆成都地名○趙曰銅梁蜀地名言楊公自廣州有書來成都）珠浦使將旋（洙曰廣州合浦出珠使將還言段功曹將還廣州也○師曰甫在蜀報楊以書附段功曹還故云云）負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逢唐興劉主簿弟

分手開元末（洙曰開元二十九年改爲天寶十載祿山反）連年絕尺書（洙曰古詩中有

尺素書　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洙曰戎馬之際方奔走避亂未安所止　劒外官人冷　洙曰蜀在劒外　關中驛騎疎輕舟下吴會　洙曰都會之會謂當全吴都會之地　主簿意何如　趙曰公欲往兩浙而問主簿之意如何

官亭夕坐戲簡顔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　趙曰庾信夜聽擣衣詩調声不用吟　西江浸日車　趙曰淮南子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馭　客愁連蟋蟀　洙曰詩蟋蟀在堂　亭古帶蒹葭　洙曰詩蒹葭蒼蒼　不反青絲鞚　洙曰見青絲絡頭為君老注　趙曰鞚馬勒也青絲為之耳　虛燒夜燭花　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洙曰見流霞分片片注　修可曰抱朴子載項曼都言到天上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　洙曰謝玄暉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定功曰劉向列女傳陶荅妻謂其夫曰妾聞南山有玄豹

霧七日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文章故藏以遠害也潛龍故起雲洙曰易潛龍勿用泥多仍經曲心醉但賢群洙曰中說心醉六經忍待江山麗趙曰言忍以待春景也還披鮑謝文洙曰鮑照謝玄暉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氤氳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趙曰言徵君本在白水青山之間今以其不在所以空復春也徵君晚節旁風塵洙曰徵君以其曾為朝廷禮聘而不起故謂之徵君○蘇曰顏延年陶徵君晚節弥高肯作風塵之態○趙曰言其晚節末路却出為官也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堦前鳴向人洙曰海鶴非堦墀之物而今鳴向人者言徵君晚節也○趙曰上句言徵君如楚妃之姸有絕衆之色下句言徵君如海鶴之高非堦墀之物而今鳴向人則以其旁風塵也萬事糺紛猶絕粒洙曰賈誼賦糺錯相紛一官羈絆實藏身趙曰言徵君也蓋愁疾病若無不有矣猶更有絕粮粒之患則其困可知一官羈絆

則以成旁風塵之語舊注云公自言則公已不為官不可謂之覊絆也 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贈高式顔

昔別是何處 洙曰是一作人 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 洙曰莊子云子削跡於衛 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 洙曰見為覓酒家壚注以趙曰指高式顔為論文友自失高公則空知酒壚所在不復別有人可與共飲則亦沉滯愧恧而已酒壚使相如事 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趙曰言一見高公則平生飛揚轉動之意不能自已也義當如鳥之飛如物之動沈佺期李放侍郎斧文思含飛動○師曰甫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酬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顔亦高李之類不能無聳動故有末句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難衮衮 師曰言際會不得數也

告別莫怱怱 趙曰袞袞相繼之意如不盡長江袞袞也字出晉書張華讀史袞袞可聽公言揖送既難得相繼故不可怱怱為別也○魯曾門張芳云怱怱不暇草書 但恐天河落 洙曰鮑明遠夜移衡漢落○劉曰寓意祿山之亂恐朝廷傾陷云 寧辭酒盞空 洙曰孔融樽中酒不空○趙曰飲盡而空也非樽中不空意 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贈畢四 曜 玉臺後集載曜詩二首

才大今詩伯 洙曰晉有八伯宗八儁伯如侯伯之伯○趙曰詩伯蓋亦宗師之稱也 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 洙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同調言才調之同 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 洙曰江文通鮑明遠 相顧免無兒 洙曰伯道無兒免無兒者言各有子也○趙曰唐宗嘗曰蘇壞有子李嶠無兒免無兒言各有子以傳世業即非伯道無兒事

寄賛闍上一餂 鄭曰息顆切

朝野歡娛後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乾坤震蕩中相隨
萬里目總作白頭翁洙曰曹丕書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歲晚仍分袂江
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洙曰古詩與君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寄杜位鮑曰頃者與位同在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洙曰淮南子曰猿猴顛蹶而失木又晉書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修可曰謝朓如失木之窮猿但自悲鳴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
何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灑裛新詩

寄杜位洙曰位京中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洙曰秦議逐客李斯在逐中上書秦王留斯為客卿○趙曰謂之皆萬里則所逐非止杜耳悲君已是
十年流洙曰流竄也干戈況復塵洙曰一作行隨眼鬢還應

臺洙曰一作白蒲頭玉壘題書忌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洙曰玉壘蜀之坊名也○趙曰玉壘在青城縣也此詩公在青城縣因書寄之曲江在唐其遊最盛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洙曰爲園以養親也承顏胝手足洙曰禹手足胼胝○趙曰勤勞於小園以養親也孟子所謂竭力耕田以供子職之意坐客強盤飧洙曰左氏盤飧寘璧負米力葵外洙曰子路負米○趙曰致力以治葵也讀書秋樹根卜鄰慙近舍訓子覺先門洙曰一作誰門先門爲孟母訓子擇鄰也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洙曰潘安仁詩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飄未就丹砂愧葛洪洙曰見爲農詩注○趙曰葛洪以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洙曰跋扈強梁也質帝以梁冀横當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公○趙曰北史齊高祖謂[illegible]

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跋扈飛揚之心○師曰用昔與李白有就丹砂之志今相顧飄蓬故於葛洪有所愧也飛揚跋扈指祿山外爲亂也

聞惠子過東溪 新添 蘇曰右一篇劉斯立得於管城人家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

崖蜜松花熟 洙曰崖一作嵓熟一作白○定功曰本草蜜之一名白蜜一名崖蜜在嵩山嵓石之間圖經云近宣州有黃連蜜色味黃小苦雒洛間有梨花蜜如凝脂亳州太清宮有檜花蜜色小赤並以蜂採其花作之而性之温良亦相近崖蜜松花熟亦有蜂採松花而成蜜也 山杯 本中曰一作科醪 竹葉春 修可曰吳地志曰吳興烏程酒有名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竹青宜城九醞酒故張景陽七命云荊南烏程豫北竹○葉田曰庾信謝竹詩葉醞宜城酒

柴門了生事黃 洙曰一作園 綺未稱臣

贈裴南部 新添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 蘇曰范冉字史雲爲萊蕪令清貧人歌曰釜中生魚范萊

甑中生塵范史雲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治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本中
曰鄧攸爲吳郡載米之郡唯飲吳水而已同舍郎誣直不疑偷金不疑買償之梁獄書應作洙曰去聲秦
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群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
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懷舊

古詩三首　律詩九首

昔遊

昔者與高李洙曰高適李白晚登單父臺洙曰宓子賤嘗爲單父宰○鮑曰按唐志
單父屬宋州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琪曰言其地廣遠也師曰甫昔與高適
李白同登是臺眺望山東之地沃野萬里遂叙其地豐富如此自祿山反於山東風俗影響傷今不如昔也桑柘葉
如雨飛藿共徘徊師曰桑柘所養蠶葉潤澤如雨藿乃葵藿人食嘉蔬以藿爲賤藿生子隨風飛徘徊

羞言蔬菜厭飫有餘故也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
達寰區洙曰一作宇開闢洙曰此言開元之際也時天下富庶民俗殷阜山入河湟之賦稅府一積不可勝計猛
士思滅胡洙曰時仕蕃將務邊功將帥望三台洙曰時邊帥有都平章事者安祿山以求宰相
不得而遂反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洙曰時祿
山數年契州天寶歲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洙曰
時韋堅於望春樓下鑿潭以通漕大置南海珎貨舟乇相銜數十里不絕上御樓觀之肉食三十萬獵
射起黃埃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曰肉食者鄙不能遠謀○蘇曰王起處養肉食之士三十餘万一旦社稷災變
無一夫委身爲朝廷者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洙曰肅宗度河入靈武也不
及少年日蘇曰王道芽詩思酒量猶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盃賦詩獨流涕
亂世想賢才有能洙曰一作君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洙曰古有市駿
骨而得駿馬者以喻前尊士之以賢者必得真賢商山議得失洙曰四皓也議得失謂安漢太子也蜀

王脫嫌猜洙曰蜀主劉備也為曹操嫌猜呂尚封國邑洙曰封於營丘號齊傅說

已鹽梅洙曰作相也○師曰凡此能用賢也傷今不然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

回師曰陶潛歸去來辭云鳥倦飛而知還亦此意也龐公任本性携子卧蒼苔洙曰

龐德公也與妻子隱於鹿門山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上之數公皆能乘時以有為者也甫自悲不得其時則負君

媿龐公之潔己亦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户洙曰虔時坐汙賊貶台州司户

天台隔三江洙曰天台山名三江一云江海○師曰天台山在台州三江一錢塘二揚子三吳松風浪

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洙曰沈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趙曰

暗使韓非子事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昔如水上

鷗趙曰何遜詩曰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今如罝中兎洙曰詩肅肅兎罝○蘇曰王播與弟書曰我若罝中

兔毛遂能跳躑恐未免死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洙曰周休悲辛貶旋時復狂顧山

鬼獨一脚洙曰一足曰夔魍魎也○夢弼曰右按楚詞屈原九歌章句有山鬼蝮蛇長如樹洙曰招魂蝮蛇蓁蓁雄虺九首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

多爲才名誤洙曰傳文十八年舜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趙曰指言鄭公謫爲台州司戶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洙曰嵇康阮籍嵇康書云阮嗣宗爲礼法之士所繩疾之爲讎○蘇曰傅休奕不才敢介多被時俗嫌惡海隅微小吏趙曰言鄭公久謫爲小史也

眼暗髮垂素洙曰潘安仁與賦素髮颯以垂領黃帽映青袍洙曰一云鳩杖近青袍○修可曰後漢礼儀志八十九十賜玉杖以鳩鳥爲飾謂之鳩杖鳩者不噎之鳥欲使老人不噎○師曰黃帽乃竹籜冠非供折腰具洙曰見凄涼爲折腰注陶潛焉能折腰於閭里小兒○趙曰黃帽非是當作鳩杖

平生一杯酒洙曰沈休文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見我故人遇洙曰古詩瀟湘逢故人○趙曰暗用謝眺詩山川不可夢況乃故人杯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廻互洙曰言天地雖大胡爲其身若无所容乎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鄭曰漾余亮切日入泊荒渚蘇曰荒作枉曲渚也謝靈運詩弭棹歸枉渚○趙曰謝靈運西陵遇風詩漾舟陶嘉月莊子日入而息文選通陂激枉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洙曰言未有所定止也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洙曰言猿鳥猶能聚其儔侶而人不能致於安適則甫之羈困可見矣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趙曰古詩相望一水間脉脉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趙曰浩蕩流放之貌楚辭志浩蕩而傷懷兮非止言水也○師曰甫離蜀中移居夔州今又自夔下峽欲之荊南夜宿青溪驛而有此作故末章云佳期付荊楚今復在何許言此不知駐泊於何所也猿與鳥尚得以其類相聚而人今洲張員外中夜懷之皆猿鳥之不若乎虎喻盜賊也不得語恐盜賊人窺伺之乱出匿迹若此

題鄭十八著作丈

台州地闊海冥冥洙曰闊一作僻雲水長和島嶼青洙曰台州鄭虔

所
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洙曰以虔貶故稱逐客浮萍言隨流也秦李斯在逐客中上書云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
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洙曰第五橋皇陂皆長安郭外送別之地賈生對鵩傷王傅洙曰見地鵩愁飛鵩注○趙曰以言虔迁謫也蘇武看羊
陷賊庭洙曰見蘇節漢臣回注○趙曰言虔為賊臣所劫而不附賊也可念此公懷直道
也霑新國用輕刑洙曰懷一作常周礼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国用輕刑祢衡實
恐遭江夏洙曰見送鄭中丞詩○趙曰初有告虔弘撰国史坐謫十年其於賊平被囚也幾死而貶則虔常以死為慮矣方朔虛傳是歲星洙曰身侯考古東方朔曰貫云神变造化靈為星辰俗謂方朔為太白星精○趙曰神仙傳曰傳說上據辰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今公所用盖此也窮巷悄然洙曰一云一朝車馬
絕案頭乾死讀書螢洙曰車胤聚螢讀書○薪曰有人過車胤居郭曰至今不見亭屋頹圯當年讀書螢想乾死几案間

懷舊 趙曰懷蘇原明也公平生所最善者今已死而追悼之故曰懷舊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 洙曰司業即原明也新史云雅善杜甫 那因喪亂後 洙曰喪一作衰。鄭曰喪息郎切 便有死生分 洙曰有一云作 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 趙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 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洙曰蘇昔前名預緣與今上同名後改爲原明。趙曰王充論衡有云文詞之伯。師曰時原明已死故云地下知明鏡言覧鏡知其衰老古有白雲篇觀蘇之篇詠則情不勝其悲

所思 趙曰古樂府云有所思故公倚以爲題虔以祿山之汚貶台州司户

鄭老身仍竄 趙曰言雖免死而卒不免於貶 台州信始 洙曰一作 所傳 洙曰鄭老虔也以汙賊貶台州趙曰始得其消息也 爲農山澗曲臥病海雲邊世已疎儒素 蘇曰梁斫世方用兵戈與儒素相疎三代典謨憲後此掃地其如後世蒼生何 人猶乞酒錢 洙曰公嘗贈虔詩云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徒勞望牛斗無計斸龍泉 趙曰以斗

斗之間有紫氣事龍泉劒名也劚之為言掘也蓋以劒比公之在台州猶劒之埋於土中雖遠望其衝斗牛之氣而无由掘頭之歎也○師曰台州屬吳吳懸牛斗之域昔雷煥掘劒於豐城獄上常有紫氣夜衝牛斗劚謂掘取之也喻虔有衝斗氣朝廷不用故云无計劚龍泉

不見 魯曰近无李白消息

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 趙曰其子被髮佯狂唐史載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 世人皆欲殺 趙曰白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此衆人欲殺之謂也 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 鄭曰匡芦山也 頭白好歸來

洙曰新史載白始隱岷山後客任城居徂徠山而並不載匡山也○修可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小大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坊号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所謂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匡廬也○泰同白以永璘王反事坐謫放

春日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洙曰一作縱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洙曰蕭梁

州萬士表云詩賦清新陸雲別傳云亦善爲文清新不及機。趙曰庾信也在周爲開府。鄭曰庾信字子山爲車騎將軍開府俊

逸鮑參軍洙曰鮑照字明遠爲宋臨海王參軍。蘇曰鍾嶸曰鮑參軍詩如野鶻盤雲良馬走堤俊逸奔放渭

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朱曰事見昔遊詩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蘇曰王濟曰雲日暮不

成霖雨空返故山此詩微諷讀者當識意李泰伯曰渭北甫所居也江東白之所在何時一樽酒重與

細論文洙曰沈休文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趙曰論文而至於細始盡其妙矣非李杜莫造也亦孟浩然何時一

杯酒重與李膺傾。○十朋曰王直方詩話亦云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洙曰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加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无忘角弓

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裋褐風霜入鄭曰裋臣庾切下胡葛切。○洙曰貢禹裋褐不完師

古曰祇者謂儘堅所着布長褐也褐毛布也還丹日月遲洙曰道經言還丹能使人長生不死○趙曰以言白有仙風道骨其所燒還丹可以遲延日月賀知章號白謫仙人在李白使之爲當休○師曰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還丹九轉丹也九徧循環然後成就服之可使延年故云日月遲未因乘興去洙曰王子猷乘興訪戴安道空有鹿門期洙曰漢陰有鹿門山龐德公所隱地○趙曰公自言无因乘與如王子猷訪戴而去徒与白有效龐德公隱鹿門山之期約也

天末懷李白趙曰自於至德二載坐永王璘而謫夜郎故公在秦州懷之而作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洙曰月賦雲斂天末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鄭曰上抽知下眀袐切○趙曰欲害之矣譬小人害君子之意○師曰自古文章之士命運多蹇滯魑魅言貶所窮僻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琪曰指屈原也○馬曰若原不遇投汨羅江死故甫有是句○鄭曰汨迷筆切

暫如臨邑至⿰山昔山鄭曰⿰山昔當作厝資昔切縣在臨邛今云如臨邑至⿰山昔山故知當

作唐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沐曰鼉吼則風起魚跳日映山鄭曰跳徒聊切躍也○沐曰日暖魚跳戲○趙曰鼉吼則有風而浪起之時魚以日暖而跳當日映山之時皆紀宕事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趙曰詞伯指李員外矣王充論衡文詞之伯也李曆任青關故有回望之句藹藹生雲霧唯應促駕還沐曰促駕猶速駕○蘇曰郭玄游漢中与相如從飲沙洲甚歡去日唯愁斜陽促還○趙曰此言景物之可愁矣故當速駕而返也○師曰詞伯詞人之長也指李員外青關地名李之所居生雲霧謂天將雨故督車馬速歸也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沐曰崔吏部倚謫官沐曰一作居樽俎沐曰一作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沐曰禹貢九江孔殷地理志九江在今芦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然則江以南水无大小俗呼為江應劭謂江自潯陽合為九道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加靡江五

曰畝江六曰白原江七曰稟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

一柱觀頭眠幾回 洙曰荊州路畔有一柱觀在山上士人呼爲木履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 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洙曰瞿唐峽名灩澦石名也在水中荊州記云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唐莫上蓋人以爲水則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九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

尋訪

古詩二首　律詩十三首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 洙曰朝光晨光也漢賈誼過秦論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孟康曰以瓦甕為窗 尸 洙曰一作方 寢驚敝裘 洙曰論語鄉黨曰寢不尸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 起行視天宇 黃曰陶淵明詩昭昭天宇闊 春氣漸和柔興來 洙曰一云得興 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 洙曰依徒 一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 修可曰莊子載原憲杖藜應門○蘇曰林鳳恣意攜杖藜看竹過南溪 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 洙曰薛夢符云世說晉簡文帝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梁之趣○田曰夢符引此非也是時蓋言與崔李定交相會以心不以跡也○黃曰古樂府後周徐謙短歌云意氣青雲裏爽朗煙

囊外不重一囊錢唯重心襟會此乃會心之意○適曰會心意相契合每過得酒傾洙曰一作契○鄭曰過左禾切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逢原曰語里仁爲美○趙曰張平子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洙曰一作有竹頗脩脩

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逢原曰詩賓之初筵已畏空樽愁洙曰孔融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洙曰一至作志不方鳩切草芽既青出蜂聲亦煖遊思見農器陳洙曰農器耒耜之類何當甲子休上古葛天氏不貽黃屋憂

洙曰屋一作綺上林賦聽葛天氏之歌范蔚宗黃屋非堯心師古曰黃屋車上之蓋也皆天子之儀○修可曰漢書紀信乃乘王車黃屋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裏也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洙曰顏延年詠阮步兵詩阮公雖論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以醒然萬辭類託諷諸傳云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求婚於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威

鳳高其翔洙曰一云自高高翔時天下大亂賢者退處若威鳳然高其翔而不下全身遠害也宣帝紀威鳳為寶殿虔曰威鳳謂鳥名也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與尚書鳳凰來儀長鯨吞九州洙曰謂盜賊縱橫如長鯨之吞并九州也長鯨鯨魚也文選長鯨吞航地軸為之翻洙曰海賦又以地軸挺而爭迴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蘇曰王商見己守存敬濁酒商笑曰君子何苦好此物耶存曰自有妙理非公所知庶用慰沉浮洙曰自古賢者不得志多適意于酒況濁醪之有妙理乎

雨過蘇端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洙曰鄭國風風雨凄凄雞鳴喈喈〇師曰雞鳴思君子之詩寓意思憶蘇端故乘雨而過之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蘇曰夏侯無食不寐使我早起諸家憶所歷一飯洙曰一依飽跡便掃洙曰言交態之薄也〇蘇曰邵平曰交態浮薄吾甘自養或有親知家得一飯即掃跡不復再扣門云人世態由此見也蘇侯得數過蘇曰數色角切歡喜

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鄭曰稠直由切碧委墻隅草親賓絕談謔喧鬧慰衰老況蒙霑澤垂粮粒或自保妻孥鬧軍壘撥棄不擬道趙曰阮籍詠懷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今於糧粒或自保之下言妻子鬧軍壘亦使此矣撥棄不擬道亦自然明撥置且莫念之変也○師曰天寶十五年甫携家三川是詩末章云妻孥鬧軍壘則知此詩之作在至德二載也是年八月始許往三川迎家有北征詩

夏日李公見訪洙曰一云李家今見訪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蘇曰阮元瑜公子得暇可過我菊坡遊○師曰公子指李白也貧居類村塢洙曰馬融花陽塢中僻近城南樓趙曰沈約詩遠林響咆獸近樹聆鳴禽貧居類林塢僻近城南樓此所謂城南韋杜也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鄭曰易以豉切隣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鄭曰方鳩切弗也牆頭過濁醪

洙曰江淹恨濁醪久引○蘇曰友人見陶侃侃家貧無以致誠其鄰人賢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醴餌鄰人密於墻頭度以濁酒隻雞遂成終日之樂本朝王冀公過沅廟有詩云九重天闊夢搏翼黃雞白酒鄰舍恩名公謂其詩中題

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 符曰江淹晨颸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鬬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語吾廬幽 洙曰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陶淵明詩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時可曰古詩言蟬鬧曰此物鬧足青

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罇中盡更起為君謀 洙曰孔融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古今注蓮花一名水旦一名水芝一名水花○楊曰荷花潔靜猶清人之神思只恐樂有餘而杯不足無以延客之歎故云云

有客

幽棲地僻經過少 洙曰幽棲所居之地也經過往還也以所居之地幽棲少往還也謝叔原遊西池詩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謝靈運詩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 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洙曰詩寘之河之干兮注干涯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竟
日淹留佳客坐洙曰劉安招隱詩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又詩於焉嘉客又我有嘉客百年
麄糲腐儒飡洙曰麄糲麄衣糲食也腐儒見題省中壁詩注○趙曰戰國策嚴仲子進百金於聶政曰
以爲夫人麤糲之費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洙曰見山陰野
雪興難乘注

客至魯曰喜崔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洙曰一作有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
緣客掃蘇曰王武仲隱居芋欣相識武仲曰君子旣去吾不可啓關恐踏碎蒲徑落花欣嗟賞久之而歸蓬
門今始爲君開洙曰言尋常爲鷗鳥往來未嘗有客至今也方除剪蓬蒿以待君子盤飡市
遠無兼味趙曰潘岳作夏侯湛誄有云重珍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
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嚴中丞枉駕見過 洙曰嚴武自東川除西川勑令兩川都節制一本云嚴武黃門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 洙曰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注元大也夏后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林外謂之坰 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洙曰玄宗在蜀合東西兩川為一道以武為尹○趙曰公自注云嚴自東川除西川勑令西川都節制 地分南北任流 洙曰一作孤 萍 洙曰謂長安有南杜北杜也○趙曰公自言也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為北而蜀為南也

扁舟不獨如張翰 洙曰晉文苑傳張翰字季鷹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後為齊王曹冏曹掾時見秋風起思蓴鱸遂命駕南歸○趙曰晉文苑有張翰傳中別無扁舟之文唯云為掾於齊王冏募見秋風起思菰蓴鱸鱠遂命駕歸吳而已

白帽應兼似管寧 洙曰魏青龍中徵命管寧不至常著白帽布襦袴○趙曰魏管寧傳青龍中徵命不至居海上常着皂帽杜佑通典所載亦然今云着白帽公必有據也 寂寞 洙曰一作今日 江天

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洙曰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

明黃頭擊士輩晉書隱逸謝敷傳初月犯少
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俄而敷死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魯曰得寒字一云鄭公枉駕攜
饌訪水亭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蒼舒曰右按古樂府對酒行金樽清
俊滯玉盤亟來觀又白馬行白馬黃金鞍蹀躞柳城前又輕薄篇象牀沓繡被玉盤傳騎食非關使者徵
求急洙曰見前白帽應兼以管寧注○趙曰莊子載顏闔守陋閭魯君之使者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
之使者還反審之復求之不得矣舊注所引殊無使者求之之文非是自識將軍禮數寬洙曰
嵇康書云阮籍爲禮法之士所繩賴大將軍保持之耳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
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趙曰弄漁舟則
則以言薮公也移白日言盡日也老農公自言也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

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洙曰一作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洙曰漢侍御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劉攽每一見令人欲倒家釀○趙曰故公指言王侍御也皂蓋能忘折野梅洙曰續漢志二千石皂蓋朱兩轓陸凱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洙曰一云醉裏習池迴洙曰謂侍御邀高使君故言假霜威山簡習池乃襄陽山公醉習家池○趙曰霜威言王侍御謂御史風霜之任山簡指高公山簡傳無習池字惟出襄陽記曰峴山南習郁大池山季倫每臨此池大醉而歸

王竟攜酒高不同過共用寒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媿無鮭菜蘇曰梁文友人至曰家貧愧无鮭菜以待君子蜀人重鮭菜○趙曰鮭户皆切晉人以魚爲鮭菜也又南史庾杲之清貧白菜食惟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空煩卸馬鞍移時

勸山簡醉習白恐風寒 洙曰高每云汝年幾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

徐九少尹見過 曾曰唐以少尹為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

賞靜怜雲竹忘歸步月臺 趙曰蓋公所居有臺焉 何當看花蕊

欲發照江梅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

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 洙曰比近也音毗 空聞二妙歸 洙曰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

好客稀 蘇曰柳下惠莊周好客稀少 論文或不愧重肯欵柴扉 洙曰

沈彥龍贈張徐州詩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説有客欵柴扉輕蓋照墟落傳瑞生光煇傳步欒切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趙曰言今來孟氏家因重其兄弟孝友偏篤也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洙曰爲忘年之契也○趙曰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爲忘年之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眞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洙曰地幽故得遂踈慵也客至罷琴書洙曰惟以琴書自樂也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煑魚洙曰樂府呼兒烹鯉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洙曰陶潛吾亦愛吾廬○趙曰公自言凡有舟楫過往必來見之也

賓至

患氣經時久師曰甫有肺疾故云云臨江卜宅新洙曰舊史所謂結廬枕江也喧

畢方避俗踈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洙曰諸葛亮葛巾毛扇指麾三軍司馬宣王聞之歎曰名士也自鋤稀菜甲蘇曰張騫有客至自鋤菜甲作羹小摘為情親師曰物雖薄出於力亦所致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修可曰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肯來尋一老趙曰詩不憖遺一老愁破是今朝蘇曰阮籍以寓西山一日友人携酒炙雞往見阮大笑曰今朝愁腸破矣其曠放如此憂我營茅棟携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遥師曰漢初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曜即應劭八代祖文管寧書曰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得盡微命次乃次舍遷次謂遷卜卅居愁破言客來破吾之愁

聞斛斯六官未歸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洙曰唐書言以文獲財未有如

李邕者○蘇曰段湛家貧賣文爲活後子弟多辭頭要○趙曰夫爲人作碑以至遠去索錢爲可傷矣其求碑之人亦可鄙矣翻令室倒懸洙曰左傳室如懸磬孟子由解倒懸○趙曰孟子云如解倒懸言其室中飢餓不啻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洙曰蜀人呼釜爲銼○蘇曰丑褒家貧土銼經曰無煙土銼瓦鍋也○鄭曰銼粗卧切唐韻蜀呼釜錡老罷休無賴趙曰言老而罷也歸來省醉眠鄭曰唐史拾遺斛斯子明尤工碑銘而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減十數隨得隨費家人至貧窶不給子明不以介意故甫末章有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之語深以爲戒也

酬答

律詩九首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洙曰成都尹嚴武作

謾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洙曰禰衡爲黄祖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何須不着鵔鸃冠洙曰佞倖傳孝惠時皆冠

鵕鸃冠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也以羽飾於冠焉○趙曰蓋嚴公以子美之才如禰衡矣而剛直隱淪不喜仕宦決不肯爲侍中而冠鵕鸃厠迹佞臣之側也腹中書籍幽時曬洙曰郝隆七月七日曬腹於庭中人問之曰我曬腹中書肘後醫方靜處看洙曰葛洪傳洪自號抱朴子抄金匱藥方一百卷附後要急方四卷興發會能馳駿洙曰一作五馬終須重到使君灘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洙曰公曾任左拾遺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洙曰公詩中頻言奉引及侍祠事而本傳不載○趙曰拾遺掌供奉則騎馬以奉引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則奉引有馬之辭矣幽棲眞釣錦江魚洙曰赭白馬賦弭雄姿以奉引公有沙苑馬詩謝安不倦登臨費洙曰以謝安比嚴公也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放情丘壑然每游賞處必以妓女從之○趙曰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姪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公言其則以嚴公有遺廚載酒之費也阮籍焉知禮法疎洙曰阮籍

性疎懶至爲礼法之士疾之如讎焉○師曰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甫爲拾遺侍肅宗收復京師奉引者導駕也武數過子美草堂携酒饌遺頗厚故云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礼法疎子美自釋不著鵕鸃冠之罪也

枉沐 洙曰一作今日 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 洙曰無一作荒 欲教鋤 洙曰卜居賦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贈杜二拾遺 趙曰題云贈二拾遺其實云蜀州刺史高適

傳道招提客 洙曰招提佛寺 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 洙曰支遁与許詢同講維摩經互爲設難 尋經剩欲飜 洙曰飜譯也莊子飜十二部經○趙曰舊注誤引莊子繙十二經爲飜十二部經非也莊子言繙十二經以說老子其云繙者委曲敷衍之謂非飜譯爾十二經解者以爲六經六緯非佛十二部經也 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洙曰揚子雲作太玄經解嘲曰時方草太玄○師曰維摩經云如入薝蔔林唯齅薝蔔不齅餘香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辟支佛功德香也此詩乃高適作以贈子美故後篇子美用以酬高適

酬高使君相贈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洙曰祿米俸廪）鄰舍與園蔬（洙曰陶淵明摘我園中蔬）雙樹容聽法（洙曰釋書言佛說法於祇園樹下）三車肯載書（洙曰法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洙曰司馬相如善爲賦○夢符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与外事相關總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後其盛長道嘗作賦相如答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家之迹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心不可得而傳之也○趙曰揚雄傳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今公詩意姑以著書則不敢爲賦則能之耳）

早發湘潭寄杜貟外院長　韋迢作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蘇曰景差蘭臺春望千峯楚岫碧萬木郢城陰）湘潭一葉黄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洙曰見名慙白首郎注趙曰杜公晚爲貟外郎也馮唐顔駟白首爲郎）相憶無來鴈何時有報章（蒼寄曰右按文選顔延年和謝監詩壽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疏深慙長者轍洙曰長者轍別前漢陳平傳○趙曰言見過之無人也重得故人書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又相去萬里餘故人心尚爾○趙曰言書問之不至也白髮絲難理蘇曰張介素髮如絲無計料理幾煩梳鑷時起沒注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鴈洙曰見書成無過鴈注看取北來魚洙曰漢使謂單于曰天子於上林射鴈足有書故知蘇武所在也又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曰今公荅韋過無南鴈之語故以北來魚戲之也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郭受判官

新詩海內流傳困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洙曰見亦可變炎方卑濕地注江湖天闊足風濤洙曰顏延年春江壯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蘇曰謝敷曰山家松醪酒熟召不能飲傍坐看子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洙曰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曰操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習而後能○蘇曰吳宮美人每侍宴姑蘇

回輕舟蕩蘭棹載酒唱採蓮詞其舟皆宮娥操　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洙曰出武家紙又云出五里紙邢子才苟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庾闡造揚都賦成偉矚時人相傳爭寫爲之紙貴

酬郭十五判官

才微歲老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洙曰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又星隕如雨荀卿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　自得隋珠覺夜明洙曰隋侯之珠夜光之璧　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洙曰橘洲見潭州田土仍青脥注○師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櫃十重各見俛而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藏愈固守愈謹藥裹關心言治病也無瑕於詩篇隋珠喻郭判官詩喬口橘洲乃荊衡之地繫帆何惜片時程欲郭來訪己也

酬別杜二嚴武　新添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効風霜勁空慙雨露私
夜鍾清萬戸曙漏拂千旗並向斜宣謁俱承別館追
斗城憐舊路鍋水惜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
試回滄海棹更妬敬亭詩秪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
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恨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惠貺

古詩一首　律詩三首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縟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開緘風濤湧（蘇曰吴韜開緘詞采璀璨筆勢若風動濤湧）中有掉尾鯨（洙曰江賦揚鬐掉尾又介鯨乘濤以出入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偃高濤巨鱗插雲○鄭曰掉徒弔切揺也）逶迤羅水族（刋曰逶迤委曲貌）瑣

細不足名洙曰皆言織紋也○師曰自開緘風濤洶湧至此句皆敘織段之文客云充君褥師曰

承君終宴榮修可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安石曰宴榮乃安榮也空堂魑魅走師曰空堂言堂上無所有四壁徒立而已魑魅走言鬼神驚駭此物也高枕形神清槭曰謂夔人神旻領

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洙曰左傳服之不衷身之災○蘇曰王勇留之懼不祥生其間去之可也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洙曰書車服以庸○韓曰程謂法度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洙曰見短褐霜風入注○趙曰短褐者蓋短窄之褐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洙曰書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蘇曰殷植有逆九華戰袍蛻玉腰帶齒曰珠宮貴物非武人所服之碎○趙曰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云貝闕兮珠宮蓋言以此物而寢處非卑賤所宜懼嬰於禍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洙曰語乘肥馬衣輕裘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填賜自盡鄭曰瘐陟刃切璞以許度使氣豪直阻兵洙曰上元

三年肅宗追瑱入京裴茙穪瑱倔強難制宜早除之代宗潛令裴茙圖之瑱擒茙妻子於江漢瑱入朝謝罪代宗含怒寶應二年貶瑱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鄠縣籍沒其家瑱先爲襄陽節度使左傳阻兵安忍**昔聞黃金多**洙曰蘇季子位高金多老子曰多藏則厚亡**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洙曰漢祖起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鄭曰卷古轉切**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蘇曰胡誣家貧讀書不擇寒暑所用床上唯麤䊪布衾木枕而已**愧客茹藜羹**洙曰王子淵頌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趙曰莊子云藜羹不糝舊注所引王子淵頌羹藜含糗非徒在後又字倒矣○師曰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于此又自以卷還客始覺心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洙雖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声何以加此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趙曰夏侯湛賦詰朝之暇步趾前驅

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洙曰酒德頌枕麴藉糟後漢樊

醠傳哉獻甘醪膏觴注醪醇酉汁滓相將也○趙曰劉伶酒德頌言枕麴藉糟也周禮正二曰醴齊云醴由躰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括酒矣**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趙曰麄糲之飯也**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洙曰竹林七賢傳阮咸曰未能免俗**方法報山妻**師曰酒醬乃生計日用之物不免求所造之方法以告其家人也故云方法報山妻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蘇曰潘安仁荷省郎常來慰問知有憂病士之誠**書信有柴胡**洙曰藥名也郭璞聞景倩病作書令童送柴胡及眞茶數兩**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洙曰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蘇曰沈佺期回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録袍笏未復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録牙緋之比也**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洙曰峽俗信鬼病則禱祠而不服藥故峽中藥最少**歸楫生衣卧**趙曰以上求更不須楫所以生衣而卧生衣者生水衣於其上也**春鷗洗翅呼猶鬧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洙曰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文七年傳荀林父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漢高祖詈酈食其曰腐儒幾敗廼公事○師曰古今詩話云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乃其辭語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佷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佷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爲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雞棲奈尔何殆亦所謂假對也柴胡可煎爲飲子喫之通汗藥峽間多險阻唯州稍平故子美云林中纔有地峽外更無天此言早作取平塗欲其來就此平地相見也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趙曰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漁父公自謂也公前篇有云強擬晴天理釣絲是洗盞開嘗對馬軍洙曰軍州謂馬軍蓋以騎兵送酒○趙曰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爲馬軍以漁父對馬軍字爲工矣○師曰屈原逢漁父於江畔漁父憐其憔悴原曰舉世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何不餔其糟啜其醨鳴鞭走送憐漁父盖憐其獨醒故遣馬軍走送乳酒

古詩十九首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趙曰相公杜鴻漸也大曆元年受劔南節度使

去水絕還波 洙曰古詩長江無迴浪 泄雲無定姿 洙曰陸機賦曰有輕盈之豔狀無實體之真形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 趙曰莊子曰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 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趙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 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孑遺解榻再見今 洙曰陳蕃禮周璆別置一榻去則懸之來則解 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 洙曰言不以道取也如漁人之漁焉○蘇曰張曙秉權勢漁奪貧民私帑 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趙曰此公自言也左傳有居行者之語○師曰甫意謂已能遂姦邪苟能用之則亦勳然而奮矣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 趙曰楚詞云青春受謝白日照 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 洙曰餞謂羣公相餞也南伯謂道州南邦也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亦整肅肅皃 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 洙曰末眷謂於裴有姻親也早年少年也自少已佩服其德矣 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 洙曰言宜以功業者盛名使無愧於高賢也無嬰於喪亂以變亂名節宜保之若金石之固此子美以骨肉之義故其所言及此也○趙曰高賢指裴端公也保愛謂保身之意故子美以骨肉之義故所言及此舊注非 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 洙曰又作共 不久哀樂本相纏交游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 洙曰促觴言行觴急促也 掩抑淚潺湲 洙曰重別有所感也 熱雲集曛黑缺月未生天 洙曰九歌橫流涕兮潺湲謝靈運朝遊窮曛黑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 白團為我破華

燭蟠長烟 夢符曰右按梁元帝燭賦長袖留賓待華燭燭燼落燭華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又古樂府三婦豔詩大婦留芳縟中婦對華燭 鴰鶡催明星 鄭曰鴰古活切鶡何葛切○蘇曰魏文帝早起戒途至新林聞鴰鶡催天明明星落林表令江湖水邊有 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承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師曰道州南邦也州長曰伯肅肅敬也鄙人甫自稱於裴有未覩是以欲其盡懷抱以告之自盛名富事業以下皆戒之之辞宜以功業著盛名使无愧於高賢无以喪亂畏懷抱保全節操始金石之堅甫之自爲計則拙其爲道州謀則氣義宏矣故云氣蘇君子前合會苦不久言欲別去樂極而哀繼之也別衰颯也交遊之中衰替向尽平昔契舊回首泣然況今促觴行邊寧不感歎万慮而淚落潺湲乎日入日曛別筵夜執團扇爲之搖破鴰鶡催曙之鳥夜已闌矣始分袂旋歸故甫又以兵甲井田爲戒古人謂贈之以言者此也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 洙曰晉以郤縠將中軍孔戢謂李膺爲登龍之上上客○趙曰中軍指章留上客指崔都督左傳凡言某人中軍則以言王將也 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 洙曰梵令負寺前驅 祖帳

飄金繩 洙曰法華經国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黄金爲繩。趙曰前漢疎廣故人邑子爲名祖道供帳盖摘用之耳言佛寺佛居以七寶爲地 南陌 洙曰一云伯 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

杪磬遠謁雲端僧 洙曰鮑明雲端楚山見 · 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

藤耳激洞門飈目存寒谷冰出塵閟軌躅畢景遺炎

蒸 洙曰鮑明遠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 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 洙曰法華經決大定說大乘文佛自住大乘 羇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 蘇曰曹修冬南鄙見劉楨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掛与抵掌一笑滌我塵沉 勞生共幾何 蘇曰魏文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離

恨兼相仍 蘇曰鮑昭何勲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師曰章彝補東川節度故云中軍中軍大將也上客指崔都督禕

如詩云祖之祖徧也周也言章彝持軍令嚴令侍上客礼樂无所不用其周至宝地寺也佛国以琉璃爲地黄金爲繩祖餞也祖餞之地東設帳幕故云祖帳南陌既留歡先會于城南餞送之于惠義茲山即寺也回策回鞭也新岸即新脩路以備章使君車馬也甫既送崔都督回復從舊路攀緣藤蘿盖樂山水之興也出塵閟軌躅言[illegible]間蹤跡幽門非若塵市應接煩劇畢景遺炎蒸謂盡

夏宴宗疑留此寺遺却炎蒸之氣故下文有永願坐長夏之句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謂之小乘教甫以衰老之年欲棲心於大乘惜宴會謂惜別也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洙曰賈誼上書言時事云可為慟哭）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蘇曰朱雲意氣超邁等倫映絕今古）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當（洙曰一云多）正臣異才復間出（洙曰間出猶間生也）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鄭曰櫬初僅切。洙曰言主人薨謝蔡扶櫬歸秦也。趙曰史記云士伸於知己主人指郭英人於泰天元年為崔旰所殺故言薨）巴道此相逢（洙曰巴道蜀道也相如論蜀文巴蜀之土）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

安自契魚水親 洙曰蜀先主得孔明猶於魚之得水也○趙曰以孔明待蔡君矣 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親耕桑民 洙曰民安於耕桑則至治之世然也 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 趙曰郭景純遊仙詩云高浪駕蓬萊浮龍倚長津言實道三峽中有如此事 楊舲洪濤間 蘇曰馬漢楊舲繆嶠語笑於洪濤之間 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 洙曰北辰北極也喻於帝居○趙曰秦塞則出陸去天北辰言帝召也 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 洙曰兵聚而食貧也 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馮南轅使 洙曰又作南轅史 書札到天垠 洙曰使者徵斂之使也相因言來相繼漢書陳湯相因之北而南轅古詩云遺我一書札垠岸也甘泉賦有云漂龍淵而還九垠○趙曰班固燕山銘曰玄甲耀日注鐵甲也窮谷北夔州也來相因不斷也此言方用兵須食而期處使若來至窮谷如此則南轅之使可馮其史而附書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 鮑曰高書記適也字達夫渤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皐奇之與有道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師曰適為

言威郡鎮餅哥舒翰府掌書記故甫送以此詩

崆峒小麥熟鄭曰崆苦紅切峒徒紅切○夏竦曰寰宇記肅州昔月支之地漢武時為武威酒泉郡崆峒山在郡東且洙曰一作吾願休王師洙曰尒雅四極北戴斗極為崆峒之山家語曰宓子賤為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冦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獲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冦三請而宓子賤不聽俄而齊冦逮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冦也季孫聞之皽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賈誼書同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与姑丈夫何在擊西胡○蘇曰武帝欲討西戎耿遂諫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下且休王師使割麥實其備帝從之○修可曰崆峒西方山也按史記云黄帝西至于崆峒韋昭注曰在隴右九域圖志云岷州和政郡有崆峒山皆非尒雅所載按尒雅乃作空桐字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彥輔曰窮荒謂窮兵武貪土地也○師曰西北地寒時晚小麥熟是五月之時玄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為相天下安平遂貪邊功開拓土地致有吐蕃之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邊民得收穫小麥是為生民之本請問主將哥舒翰何用窮荒之地俾民不得獲麥乎且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不可以耕雖得其

地果何益哉此以忠言諷之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洙曰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布乃解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李希聲曰杜言此以前高也

高生跨鞍馬

彥輔曰古詩云鞍馬光照地

有似幽并兒

洙曰曹子建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鮑明遠擬古詩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山簡李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鄭曰洪水既平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二州為游俠之士○師曰譬鷹之為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得一兔飼一鼠得一鶉飼一雞而後可用也譬若高適豪傑之士其肯為哥舒翰用哉故卑微其官使之發激立功而後加以高爵重祿鷹不飢不肯則翅以隨人高適官不薄亦不肯隨哥舒翰往武威此必然之理初幽并二州遍近羌戎其俗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馬有似幽并之兒以其文武兼資故也

脫身簿尉中

鮑曰適以封丘尉不得志去故云

始與捶楚辭

鄭曰捶主蘂切○洙曰北山移文云敲扑諠囂犯其慮韓愈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司馬遷書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鮑曰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也今詳杜所言撫有罪者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姦偷此豈身受杖如漢諸署郎耶○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贈

高適詩云一丁、杜牧之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盖唐參軍簿尉有罪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髙子勉見山谷云亦子

初疑其不然因讀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云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訖奏參軍簿尉不足道也　借

問今何官　鄭曰借資昔切　觸熱向武威　洙曰前漢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

開隋志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發○李泰伯曰程曉詩觸熱到人家　答云　演曰一作言　一書記

所媿國士知　洙曰陳琳表本袐書記之士又阮瑀管書記之任賈誼傳豫子曰中行以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

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人實不易知　鄭曰易以豉反　更　洙曰一作尤　須慎其

儀　洙曰一作宜范睢傳侯陵請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退曰柳詩敬慎威儀　十年出幕府自

可持旌麾　洙曰一作旗李廣傳幕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无常處所在爲治故言幕府幕大也或曰衛青

征匈奴絶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之名始於此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幕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用

軍旅无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幕大於義乖○彥輔曰旌旗謂旌旄盡將

兵者所建也說曰旂旄纛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洙曰一云亦足慰遠思　男兒

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鄭曰大唐佐切巨也又徒蓋切。蚪曰今高適脫身於簿尉中已免捶撻之憂矣武威即涼州綱熟謂小麥熟正當五月之時書記掌撰兵符軍檄露布之類甫問高適今已辭捶撻而為何官蓋適之行期綱冒暑熱向武威郡為掌書記而已然娖荷哥舒翰以國士禮與之結知甫因戒之口人相結知不為易得當小心謹慎其儀無恃才尚驕傲於主將則為失已失人也古云相識徧天下知心能幾人故曰人貴不易知古人於別離有財則贈之以財無財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酬登吹臺為人豪放不檢甫恐彼疎脫於哥舒翰故戒以慎其儀又將行兵無官至可苦惟以青油幕為府以避風雨故云幕府唐制從軍歲久者始得大郡高適今在幕府為書記十年間出領得大郡故云自可持旌麾析羽為旌所恃以指麾也故曰旌麾適之此行已辭捶撻他日立功復持旌麾豈非特達乎足以慰甫懷思之情而亮所恨也自古大丈夫功名成遂亦在晚年不必皆少達也文選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甫既勉以十年出幕府恐嫌於遲暮故云有下向爾

常恨結驩淺 李文布聲曰左傳云歡結歡於二三君

各在天一涯 洙曰古詩相去万餘里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洙曰蘇武詩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王正長雜詩云王事離我老殊隔過參商陸士衡詩形聲參商乖音息曠不遠昭元年傳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

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爲晉星驚風

吹洙曰一
作飄鴻鵠不得相追隨余曰張良傳鴻鵠高飛一舉
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黃

塵翳沙漠潘大觀曰曹植賦
揚黃塵之冥冥念子何當歸洙曰前漢匈奴
傳隔以山谷壅

以沙漠盧諶贈崔溫詩北眺沙漠垂曹子建樂府少小去鄉邑揚
聲沙漠垂蘇武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江淹詩飲馬出城濠北

望沙漠路陳湯傳匈奴不敢南鄉沙
漠前書音義沙土曰漠即今磧也邊城有餘力早寄從

軍詩洙曰王仲宣云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陸士衡樂府詩
有從軍行苦哉遠征人北戍長城阿。師曰古云歌驪唱

遇愁別多逢喜人生天地間爾東我西是以結驪淺故云各在天
一涯侵參二星不相得各居一方人之離別不獲會聚者似之生

平既与適少相睹會今又執別如參与商中腸安得不悲慘也驚
風者回颷也鴻鵠一舉千里漢書陳勝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然

鴻鵠得疾風吹之則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豈得相追隨也鴻
鵠喻適甫以燕雀自喻限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沙磧曰漠武威

乃邊郡號少漠相連風揚黃塵障翳人目豈宜久居不知歸期當
在何日或邊城無寇然有餘暇宜寄詩什庶知適之安否昔王粲

有從軍詩論本文墨之士不以軍
事廢辭翰商甫之所囑者以此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師曰後漢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京師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銀鞍被來好洙曰東祖孫登詩落淚灑銀鞍傲瀲徐敬業汗馬躍銀鞍繡衣黃白郎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騎向交河道洙曰漢侯憔上書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蘇曰嚴顏謂左校曰久不得汗左信息尔宜撥程勉力早到其妙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馬曰風激電掃此行收遺甿風俗方再造洙曰唐書王室再造族父領元戎洙曰元戎元帥也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饒曰若人美孫侍御也溟漲浸絕島鐏前失詩流蘇曰劣將見魏東歸山陰曰今日樽前失我詩流塞上得洙曰一作多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洙曰楚辭曰天白顥顥說文曰顥白貌九辯皇天

平分四時竊獨悲此凛秋又悲
秋若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

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洙曰列子湯問篇折天柱又云常
慭流於西極。蘇曰徐貞曰賢君

寄語蕭執事方今天柱
傾反穹昊何計以正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

蘇曰司馬遷剡木為弧以威四方然弧不能自弦
自發其威安弦者人也君子有道不能自彰使彰
名者亦人也此言安父子為亂而乘輿播遷肅宗駐蹕鳳翔也威
弧出揚雄河東賦曰攫天狼之威弧張平子思玄賦又云彎威弧
之拔
剌

自爾無寧歲

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蓋取諸睽鮑明遠寧歲猶七奔國語姜
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師曰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玄宗開元初天下富實自謂四方無虞遂縱酒色寵愛貴妃
禄山以胡種居高位揔兵從事夷狄中國武備皆弛是不能以弧
矢之利威天下也禄山一旦乘隙而拔自此紛亂略無寧歲故曰
威弧不能弦自尔無寧歲

川谷血橫流

洙曰揚子川
谷流人之血

豺狼沸相噬

蘇曰
崔甫
干戈未止狼虎相噬。
黃曰豺狼喻盜賊也

天子從北來

黃曰言肅宗自
自於靈武來也

長驅振

凋瘵頻兵歧梁下洙曰肅宗理兵鳳翔。唐曰肅宗爲中興收復之計故云長驅振凋瘵却跨涉湏喬師曰涉湏喬捐漢中郡謂跨歷梁漢諸州並皆整兵從帝東討二京隋未收四極我得制修可曰尔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注此四方遠極之國名○歐陽曰肅宗以太子稱尊號雖云偏據一方而四極之廣皆爲總制向命而不從乎蕭索洙曰作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洙曰古詩星使日夜馳王綱尚旒綴洙曰詩長發爲下國綴旒又公羊傳君若贅旒然○泰伯曰言其危而欲絕也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洙曰揚雄或立談間而封侯○趙曰南伯指言漢中主將也從指言其爲判官也言南伯與從偵賢相投在立談間耳生知七曜曆洙曰月令命大史司天曆候日月星辰七曜爲經二十八宿爲紀○修可曰漢志注日月五星謂之七曜北史劉焯傳學洽聞如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書莫不覈其本根窮其秘要手畫三軍勢洙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定功曰前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鬬戰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

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勸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師曰漢
中條荊湖南路南伯言南方諸侯之長從事乃幕府屬內官也南
伯從事將謂樊侍御之賢爲漢中判官謀事有成功只在立談之
間可收其效七曜日月五星也昔馬援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況
武曰虜在吾目中矣生知七曜
手畫三軍蓋知天文與地理也 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
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 洙曰左傳曰伍
奢曰楚君大夫
其旰食
乎旰晏 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 洙曰
老聃
爲柱
下史 正當艱難時 洙曰天步艱難○鄭曰吳起正當艱難之
際舉兵深入唯慮根不繼陷彼逆計更宜
度而
行之 實藉長久 洙曰一
作大 計回風吹獨樹 趙曰周王褒送葬
詩平原看獨樹皐
亭望列亭又庾信
詩同嚴郎送師 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
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 鄭曰
音第 排徊悲生離 洙曰
九章
悲莫悲兮
生別離 局促老一世 洙曰古詩蟋蟀相局促局促轅下駒○
夢符曰右前漢書灌夫傳上怒內史曰
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
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陶唐歌遺民 洙曰左傳吳季札
聞唐之歌曰思深

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後漢更列洙曰一作別帝恨無匡復姿洙曰一作資聊

欲從此逝洙曰吾亦從此逝矣。師曰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閒甫既與樊生有萬里之別從此消息隔絕妻子間隔朋友別離是以慟哭于蒼煙之根居人甫自謂牢落羊苦之皃遊子指樊生迢遞言遠行也扃促老一世甫自痛拘迫當今之世謂所至亂離竄匿林谷而不獲騁左傳云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唐繼堯之後德祚長遠未能遽絕故云有陶唐之遺民亦若孟子云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漢承文景之餘澤遺士指發奪不失其天下光武因民謳吟思漢遂建中興之業肅宗亦然故云後漢更列帝甫自恨當艱難曰無匡復之才以佐天子但從此長往山林因勉樊生當努力以贊中興云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洙曰一云河西。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故詩云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

南風作秋聲蘇曰王濬曉來南風漸作秋聲故山杞菊苗吾當從事於此矣。師曰南風生養長之風今作秋聲其壞氣盛也時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皆淪沒于賊安得陰陽調和南風作秋聲蓋有由也殺氣薄炎熾洙曰南風作秋聲言當生育而有肅殺聲盛夏鷹隼擊洙曰月令立秋之日鷹隼乃擊選序恐鷹隼擊時

危異人至今弟草中來著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洙曰動天意言君意爲之回動也解嘲仲其舌而奮其筆○蘇曰李斯奮三寸舌取富貴兵法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洙曰兵法見前漢藝文志邊韶腹便便五經笥○蘇曰張敞聽郝隆說書從容語左右曰萬卷書郝腹爲篋笥收此乎應對如轉丸洙曰漢酈從諫若轉圜○修可曰開元遺事張九齡每與賓客議論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時人服其俊辯疏略通文字經綸洙曰易屯君子以經綸皆新語洙曰陸賈有新語足以正神器洙曰老子天下神器○蘇曰李斯扶正神器四海歸心宗廟尚爲灰君臣俱洙曰一作皆下淚洙曰九廟爲賊所焚也崆峒地無軸清海天軒輊洙曰言天地未安也○夢符曰說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又後漢馬援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軒輊車也○鄭曰輊竹利切車後頓曰軒前頓曰輊西極最瘡痍趙曰前漢季布傳瘡痍未瘳連山暗烽燧彥輔曰唐六典云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過邊者築城以致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餘則隨賊多少而爲差○程曰漢光武紀修烽燧注云前書

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土臺臺上作桔槹頭上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衍曰廣雅言兜零籠也。竦曰相如諭蜀文曰舉烽燧 帝曰大布衣 沫曰布衣韋帶之士。魯曰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 沫曰書曰彼于流沙疏流流沙當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 沫曰文帝前席賈生漸促近聽說 適遠非歷試 馬曰舜歷試諸難 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 沫曰唐書天子反正 計始遂吾聞駕鼓車 沫曰漢文以千里馬駕鼓車。修可曰後漢循吏傳曰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建武乃光武年號非孝文也邵千里馬无駕鼓車之說 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沫曰左傳夾輔周室。黃曰漢文帝以千里金馬駕鼓車騏驥非駕鼓之用大才不宜出為判

官異日功成回頭夾輔天子正有待杜亞是時龍吟而雲從雲龍之會始爲得志然則暫屈判官之任烏足道哉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洙曰安祿山大亂甫与韋宙同陷賊後皆遁歸行在所○鮑曰注以爲宙宙乃丹之子仕宣宗時非此所送人也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 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

王事有去留 洙曰詩王事靡盬 偪側兵馬間 洙曰偪側見上○鄭曰偪彼側切迫也亦作逼

主憂急良籌 洙曰史范雎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子雖軀幹小 趙曰書曰劉曜詩陳安於隴城安死人謠曰隴城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老 洙曰一作志 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 修可曰摘用孟子臣視君如寇讎 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爲咽喉 洙曰西都賦東鑾輿鳳翔府扶風郡隋置鳳棲原改爲麟遊郡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漢下辨縣舊名武街城 西扼弱水道 鄭曰扼從革切○洙曰禹貢弱水既西○孝祥曰十洲記云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 南鎮抱罕陬

洙曰一作氐羌○唐安鄉郡河州理枹罕縣枹罕故羌侯邑枹音孚本枹鼓字也

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洙曰前漢地理志椎剽掘冢師古曰椎殺人而剽劫之剽匹妙切急也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秦曰詩懷柔百神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洙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十朋曰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號爲太白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玄宗立玄元廟取其石琢爲像焉○秦㑹曰地圖記曰太白山甚高上常積雪無草木半山有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候驗如雖畢焉故語曰南山瀑布不朝則暮走馬仇池頭洙曰成州上祿縣有仇池也晉永嘉末爲氐羌文茂所據太白山名○歐陽曰三秦記曰仇池山上貫石頂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懸絕百仞一夫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上有崗阜泉源史記謂秦得百二之固也○馬曰南史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本朝同州河池乃故池○脩曰太白事見喜達行在所猶太白注仇池事見秦州雜詩萬古仇池穴讀記憶仇池注古色沙土裂洙曰色一作邑前漢書音義曰沙土曰漠即今磧也積陰霜雪稠洙曰一作積雪陰雲稠羌父豪猪靴羌兒青兕裘

趙曰宋公招魂曰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卜大語曰說文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

吹角向月窟 沐曰頻延年歌

月毛氈來賓悉窟也月窟西極長楊賦西壓月窟○沐伯曰樂錄曰蚩尤率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中鳴而声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声後漸用之

蒼山旌旆

愁鳥驚出死樹 趙曰吳平爲句章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歌謠之声平惡而斫之平隨軍北虜首尾三年死樹欻自還立於故根上樹巔空中歌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故公詩又曰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之

龍怒拔老湫 鄭曰湫七由切○沐曰郊祀志湫淵祠朝那湫音子由反湫水在涇州界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也天下山川隈曲有之

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 修可曰孫興公遊天台山賦序云踐入无人之境○蘇曰范蠡今日橫戈矛相持之場皆古來无人之境

傷哉文儒

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鬭 侏曰相抱而殺之曰格○蘇曰宋王見襄王曰方今強秦怒橫六郡鼎沸韓魏蜂起中原格鬭不息願王駕御英雄練兵訓士待其不虞免其危削王善之○趙曰格鬭字祖出前漢而陳林飲馬長城窟行云男兒寧當格鬭死何能拂欝長城道

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 定功

曰古詩人生不滿百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洙曰謝玄暉系揄隱道周。魯曰詩有杕之杜生于道周釋文周曲也韓詩右也。師曰道周即道邊也論兵遠壑淨

亦可縱冥搜洙曰天台賦序。師曰冥搜即搜吟也題詩得秀句蘇曰陸士龍題詩對南山日晚得秀句扎翰時相投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銜書來洙曰文王之時赤雀銜書集于周社也暮棲何鄉樹驊騮事

天子辛苦在道路洙曰丹雀異也驊騮駿也言駿異如非其位。趙曰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豐止于昌前再拜稽首受之舊注模稜所引非是驊騮事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有曰右服驊騮此言高司直通籍事主故以丹雀之於文王驊騮之於穆王比之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洙曰司直華選也而在荒山比所以无趣借問泛舟人胡爲入雲霧與子姻婭閒既親亦

有故洙曰姻婭猶言姻戚也詩瑣瑣姻婭非特親也又有故舊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

遇洙曰邂逅言不期而遇也長卿消渴再公幹沈綿屢洙曰長卿相如也病渴劉公幹詩余嬰沈痾疾竄身清漳濱○趙曰公自言其病與相如公幹同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蘇曰杖叔見司馬犬子遠寄詩喜而謂至家曰示意開卷得此佳句瓊瑰南金不足貴也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昔能忍漂萬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蘇曰古詩熊羆呼林莽言小人得志自肆之意也游子慎馳騖鄭曰亡遇切西謁巴中侯洙曰閬為巴中則封閬州也○趙曰巴中侯官難險則高君之不憚遠如此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洙曰主人巴中侯也拔為天軍佐洙曰天軍禁軍也○趙曰必嘗佐禁旅之任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趙曰言淮海則必為楊州等處官南公者南方之老人也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洙曰言幕府方須才也○趙曰建廣廈於官府者也凡官府貴處謂之公宮左傳構其公宮舊注謂幕府乃須才不知此乃述封閬州事非指高使者也初聞伐松柏猶卧天一柱趙曰此言

郭璞之具矣非封閬州不足以當之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我瘦洙曰一作病書不成蘇曰郭贊父疾書不成歌傾倒側今月自讀亦不能識何況兒童搭耶成守讀亦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洙曰此詩觀末章則閬州是旁郡也○趙曰故人指封閬州也○鄭曰文王時冊雀求此岳驊騮穆王之駿二物皆王者瑞喻前司直宜瑞聖世不宜在荒山也今入雲霧尋封閬州故云甚無趣嫋娜連襟也非惟親戚亦與甫有故甫病肺久卧故比之長卿公幹熊羆喻盜賊巴州侯即閬州半步曰跬巴蜀路險難行故云跬步主人指巴中侯玄宗常擢之為禁軍副將持軍整肅故云崇大王法度南翁甫自稱以流滯於南州也公宮浩廣廈言天子正冊造王室人材雖多一柱尚未用蓋言旁琯見貶閬州訓練征戍之兵故甫託司直以勞問之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鄭曰海南郡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洙曰一云子孫設不振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洙曰鄭公鄭公徵也長大常苦飢蘇曰安詠長大常苦飢寒負薪拾橡未嘗不帶書暇卽誦習後以三專馳名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

洙曰見徐卿二子歌注。趙曰[illegible]紹謂其友曰琅邪王毛骨非常器非人臣之相寶誌見徐陵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磊落正觀事致君樸直詞洙曰鄭公在正觀時多所獻替新史言犯顏正諫議者謂雖賁育不能過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洙曰謂佑行色不稱家聲也之子孔子說盜跖歸遇柳下季曰今者車馬有行色遇我蒼梧陰鄭曰舜葬處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洙曰左傳公侯必復其始。趙曰蒼梧桂州之地古詩主稱會面難莊子曰刃有餘地虛思黃金貴洙曰一作遺自笑青雲期趙曰貴當作遺方在貧困之中故思以黃金饋之青雲期言貴達如在青雲之上自笑其期之遠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洙曰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趙曰此魏佑有病而能文不如相如之遇也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洙曰蘇季子未用黑貂裘弊又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竊笑之。趙曰季子蘇秦也借以比魏佑之有才而困厄也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趙曰言其為少府也浩蕩從

此辭洙曰之交廣也窮途仗神道洙曰正也世亂輕士宜洙曰不可安於上也
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
玉食亞王者洙曰洪範惟辟玉食樂張游子悲趙曰以其為客也侍婢豔
傾城綃綺輕洙曰一作煇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
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於
斯洙曰言文翁繁富如斯也○夢符曰右按樽狭碧石墻下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錫碧金銀○趙曰言珠碧則上文盧之所有上
貴見肝膽下貴不相洙曰一作見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洙曰
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洙曰世說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
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恨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高
三四尺者六七株始兼洙曰一作無逸邁興終慎賓主儀趙曰雖氣之豪邁而賓主
之儀不可不慎也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師曰自右賢者之後多不被甄敘封鄭公

而認乃徵四藥殺困於飢寒昔徐陵見寶誌上人上人曰天上石麒麟六合天地四方也佑以少府之政廣故云行色何其微蒼梧乃括州會面辭言少相見也公侯來未逢言爲御相未晚也虛思黃金貴言黃金不足羡也自笑青雲期以卑官爲河西也甫有媿疾故自比相如相如雖遇武帝官亦不甚顯甫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炎海即南海甸謂郊甸浩蕩遠貌輕上宜言避乱而輕去鄉土也王者貴玉而良然侯門者侈亞於王者足見網紀乱矣遠迹匹貌交甯交趾翠黛與侯門投合必蒙珠翠之惠然人相知貴相知心是以所爲無疑忌也雖珊瑚宝擊碎不吝况其它乎雖然負此逸興要在慎賓主之儀斯能全其交如甫之於嚴武不慎其儀幾爲武所殺故甫以是戒之

別張十三建封

甞讀唐實録國家草昧初誅曰未治之初也劉裴建首義龍見尚躊躇誅曰劉文靜裴寂文靜大業爲晉陽令寂爲晉陽宮監府高祖鎮太原二人察上有大志又見太宗器度非常乃與決大計將說高祖不從文靜因裴寂開說又介寂交於太宗遂得進議也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誅曰撥乱謂撥開其乱也漢書撥乱反正漢高祖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汾晉爲豐沛誅曰汾晉

唐公故郷喻前若漢祖之豐沛也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洙曰漢以蕭曹為宗臣子美以
裴劉比蕭曹故曰宗臣廟食配享於廟也後祀何踈蕪趙曰以子孫之不顯達也彭城英雄
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洙曰建封劉文靜外孫也
汗血駒天馬種倜儻言其不羈之才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洙曰少年雖衆用意無若
建封者相逢長沙亭洙曰長沙潭州乍問緒業餘洙曰緒業川緒所業也乃吾
故人子童丱聯居諸趙曰詩日居月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
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交洙曰梁書范雲初與高祖
過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閈高祖受禪雲甞侍讌高祖謂
臨川王宏等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
禮既革儀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時
人榮之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畯善畯亡
於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殮斂嵇紹自不孤洙曰嵇康與山濤結神交康臨誅謂其子紹曰山公
在汝不孤矣○趙曰必如山濤而後孤為可託擇材征南幕洙曰杜預為征南將軍湖落回

鯨魚載感賈生慟 注曰賈誼弔屈原文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復聞樂毅書 注曰樂毅為燕伐齊燕惠王疑之使騎劫代毅毅畏誅遂降趙惠王遺毅書且謝之毅亦報書焉夏侯玄見其書以為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趙曰既為慕客而主人不亂之故如鯨魚之去落湖矣得無激昂動哭歟有陳於朝廷而又與主人絕之書乎

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 注曰人君方以盜賊為急憂師以無功故曰老

舊丘復稅駕 注曰稅駕言得止息也舊丘故鄉也。趙曰言主憂臣辱之時勉廷封之以往無止息於舊丘也

大廈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 注曰管仲諸葛亮時所須也。趙曰管仲於齊諸葛亮於先主君臣相契皆定分也又勉封建之行矣

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 注曰言不以歲寒變易也禹貢杶幹栝柏也

高義在雲臺 注曰見圖畫在雲臺注

嘶鳴望天衢 注曰有志於功名也。趙曰以驥馬比之可以致遠也

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 注曰十洲記言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故曰碧海言當此之際建功業者如羽人掃碧海雖為功爾。趙曰羽人神仙也以其飛騰如有羽毛焉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掃碧海以言其無一塵一芥之汙也蓋澄清天下之暨

乎以封建為扞人其所望之深矣○師曰實録國史也初高祖鎮太原劉文靜裴寂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故曰龍見尚躊躇昔漢高起於豐沛今高祖興于汾晉是以汾晉為豐沛宗尊也漢以蕭何曹參為宗臣今子美以劉裴比之蒯食謂亂餐食于朝後祀何疎蕪言子孫衰寂也彭城指劉文靜建封乃文靜之外孫為人倜儻如汗血駒有千里之才八尺騄指建封堂堂一人也時甫老大建封年少故云甚晚交甫得建封可以囑託其子故曰囑紹自不孤然公宜大用今備幕府之佐如縣魚淹回於湖落也賈生慟言時危也樂毅書言帝猜疑諸將不能準誠往下也師老荒京師言兵久無功也舊兵復税駕言建封能擢還故里也營葛以比張惜乎時不見用譬之栝栢不以歲寒而變易也十洲記蓬萊山在碧海中當此時賢臣欲建功業如羽人之掃碧海其事誑昧而難為功耳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侍郎賈鮑曰賈至大傳賈隱初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洙曰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還多○蘇曰陸機百年相逢花朝月夕高歌酣飲流宕南北能得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蘇曰右按文選謝靈運擬鄴中詩末涂幸休明棲集建

蹇負○蘇曰劉攽送蕭欽曰與君衰老又作別未知後會棲集何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洙曰燕丹送荊軻入秦別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髮上衝冠士皆淚垂六龍忽蹉跎洙曰羲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謂衰老也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師曰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胡星墜燕地鄭曰燕烏前切○師曰旄頭星主胡云云謂祿山亂漢將仍橫戈師曰漢將即唐將唐承漢因謂之漢猶今承唐亦謂之唐朝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趙曰胡星墜言今歲上元元年史朝義弒其父思明也仍橫戈言史朝義襲僞位復爲亂戰國策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洙曰宋子罕夜發子反牀而告病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獸猶畏虞羅洙曰虞羅可避之物而獸猶畏之至於父子之親而不能相保則時可知矣○余曰古今詩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九州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食子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君不可摸倣子負經濟才蘇曰戴逵送王下曰子負經濟之才幸遇明時胡爲把犁鋤老於岩谷乎天門鬱嵯峨趙曰晉石苞傳天門泰山之稱記云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文漢

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所以稱嵯峩也

飄颻適東周洙曰周平王東遷于洛故謂之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洙曰南宮禮部也○定功曰按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庭蓋臣將相執法郎位衆星咸在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象也蓋南宮猶南省非止稱禮部而已○趙曰南宮蓋指言賈侍郎也故此篇末云云舊注以南宮為禮部非也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蘇曰羲獻筆畫雄勁映絕千古非羊欣輩比也○師曰謂賈公大手筆也見賢心靡他洙曰詩之子矢靡他言見賢之心出於誠一也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洙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以其不易柯葉也○蘇曰班及歲寒雪苦松栢不易舊柯雖艱險萬端君子不易節行矣○師曰欲唐生無變節於賈公為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沲鄭曰徒河切○師曰甫有肺疾不及與賈公會集徒縮想而已託唐生以謝罪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洙曰詩天步艱難○趙曰此篇憂國愛民之意切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洙曰民困于役而無訴故哀嗷嗷○修可曰鴻鴈詩哀鳴嗷嗷十載供軍食鮑曰自天

寶二四年至寶遞間凡十年應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是曰謂斂取非一端也賢者貴為德洙曰哀一作尚載一作年一云賢俊愧為力韋生富春秋洙曰高五王傳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洙曰鮑昭白頭吟直如朱絲繩當令豪奪吏洙曰大吏豪奪○趙曰管子曰先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何曰喻民困傷也先應去蝥賊鄭曰蝥莫交切○洙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蝥賊○蘇曰吳起善治田者先去蝥賊然後獲實善治國者先弃姦佞然後進賢○畢氏曰爾雅釋虫食心曰蝥○何曰喻害民之吏揮涕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馬曰樹立也慰我深相憶洙曰此詩欲韋抑暴斂也

送率府程録事還鄉

鄙夫行衰謝洙曰鄙賤也自稱故曰鄙夫抱病昏妄集常時往還人

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洙曰徐擇角立傑出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洙曰管仲與鮑叔爲友意鍾鄭曰一作中老栢青義動脩蛇蟄洙曰易龍蛇之蟄○師曰言陳公辭官歸鄉如龍蛇之蟄以藏身故其高義可以聳動於吾若人可數見洙曰謝靈運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潘安仁詩若人○饒曰語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慰我垂白泣洙曰謝靈運戚戚感物悲星星白髮垂○趙曰杜欽傳紀陽從與致子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見登高翻百憂注内愧突不黔洙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揚雄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巨炎反庶羞洙曰云朋似一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蒼哲曰右按選城北有池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大柄通屈莖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碧筒酒又戰國策粱米如玉○修可曰碧筒酒以蓮莖得名此言碧酒乃酒之色非碧筒也酒譜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圜丘酣玄碧之酒途窮見交態洙曰阮籍詩途窮能無慟鄭當時一貧一富迺見交態○蘇曰淼遂至漢中見姪英

曰今日窮途失適卑目添愁其世態不清可以惕悲之悲使然也

世梗悲路遊洙曰潘正叔詩世故尚未夷情函方險澀

東風吹春冰決莽后土濕洙曰謝玄暉晨光復決莽月令東風解凍魚上冰沫王九齊皇天從溢而秋霖后土何時兮得乾決漭滄汙也○師曰祿山反范陽在東故云東風吹春冰冰有兵革之象決漭后土濕言率土之民皆陷於塗泥也

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

聞呼向禽急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洙曰按唐書孔巢父

冀州人字弱翁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白張叔明陶沔
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江淮聞其賢以
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後為潭
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御
史大夫興元元年使李
懷光於河中巢父遇害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洙曰不肯住謂謝病歸江東也莊子

在宥篇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也○趙曰掉頭者於事不
可之狀莊子鴻濛掉頭曰吾不知也東將入海則如擊磬襄入于

海之海入耳舊注引此東入于海如是水也　詩卷長留天地間　蘇曰吴晉按劉楨詩楨曰李涵

深淵非曙敢黽將此卷長留天地間後知音者賞之　釣竿欲拂珊瑚樹　洙曰一云三株樹西都雜

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世說王愷

常以一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以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擊碎乃令取珊瑚樹高三尺條幹絕世者六七示愷南州志曰珊瑚出大

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大秦國事以其在海底故以拂言之也言巢父歸江東之後遂可入海

有此興也　深山大澤龍蛇遠　洙曰襄二十年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注龍蛇喻奇怪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　春寒野陰風景

暮　洙曰一云花繁草青春日暮○趙曰顏延年贈王太常詩庭昏見野陰　蓬萊織女回雲車　洙曰

陸士衡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彥輔曰蓬萊三山名小雅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陶隱居真誥朱閣內真以紫雲車遷耕輜適洗紛

遊仙詩雲車委輕霞　指點虛無引歸路　定功曰曹子建虛無求列仙○余曰按原叔彥輔師等本並云虛無

是征路○彥輔曰相如大人賦乘虛無而上假　自是君身有仙骨　蘇曰西嶽老人見孫登曰君非世俗

人身有神仙之骨。趙曰以巢父常隱於徂徠則仙風道骨矣庠
仙傳有神謂黑翟曰子有仙骨也。彥輔曰神仙傳嚴青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

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洙曰一云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古詩薤上朝露何易晞詩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趙曰巢父既謝病而歸則為輕富貴矣孰能留之惜之者雖苦死相留豈知富貴如草露之易滅哉。彥輔曰李嶠詩曰富貴榮華能幾時陸機歎逝賦曰草無朝而遺露李善曰露之在草無一朝而有餘前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蘇武傳曰人生如朝露。師曰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問李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游江東故云掉頭不肯住東游入海隨煙霧珊瑚似琉璃有五色青者可入藥為上生海底漁人常以網掛得之巢父亦善屬文吟詩有文集行世號徂徠集今游江東以魚釣為樂故釣竿欲拂珊瑚樹惟徐詁集留人間與天地相為長久而已昔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叔虎之母美恐生龍蛇以禍其族巢父棄絕房色順養精氣故云深山大澤龍蛇遠風景暮謂晚春時此敘執別之時虛無謂神仙之境搜臺殿閣皆变化而成巢父此行蓬萊仙人与織女各回轉雲車以迎之以觴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何事功不成乎征路即所往之路也草頭露言不久日出即乾人生富貴不能長享譬如草頭之露朝廷重諸巢父名節諸公欲父留之柰巢父輕視富貴

如草頭露是以
謝病告歸也
祭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洙曰
陸士衡擬古詩閑夜命權友置酒迎風館江文通詩置酒坐飛閣
遊讌臨華池曹子建詩清夜遊西園除階除也。彥輔曰魏文詩
清夜延賓客漢書云置酒高
會又江淹詩曰置酒坐飛閣
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
空中書彥輔曰空書中未詳或曰蓋鴈書耳應瑒詩云鴈鴈雲
中王褒亦曰豈若雲中鴈秋時塞外歸梁簡文鴈詩胡
思不得反且寄別書歸虞世南詩為有
傳書意翩翩入上林則杜意殆謂是歟
南尋禹穴見李白洙曰
一云若逢李白騎鯨魚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年二十南遊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或云
禹入此穴江淹詩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修可曰御覽載括
地曰會稽山有一石委曲指爲所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
禹藏之所謂之禹穴也。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史記曰太史公
登會稽探禹穴白時亦會稽矣穴巢父欲入海之路也又注云若
逢李白騎鯨魚蓋賀知章以白為謫仙人其與巢父皆有李仙之
質則可以騎鯨矣揚雄羽獵賦乘鉅鱗騎鯨魚注鯨大魚也。彥
輔曰時白遊會稽故其詩
會稽無賀老却棹酒船回
道甫問信今何如洙曰一云深山
大澤龍蛇遠華
蓋芊青風景暮仙人玉女回雲車前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騎
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揚雄羽獵賦乘鉅鱗騎鯨魚一本作云巢

火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書卷長携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我擬批衣苦留君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龍蛇遠花繁草青風景暮仙人玉女回雲車拍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師曰静乃蔡侯名意有餘謂𢡟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鴈傳書琴中有別鶴操蔡侯罷琴惆悵盡背別也因謂巢父此別幾年得有書相逢禹葬于會稽上有孔穴因名禹穴今巢父游江東尋見李白煩道甫問其安否此致意之辭禹治水至此會計其人功多寡之數因號其山曰會稽或云穴即壙穴禹所葬之墓穴在此山故云禹穴說者謂上有孔穴禹入此穴而化其說謬矣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顛洙曰魏都賦嵓崗淵潭帳巒崩夷險危之數也蠻陬夷落夏導而涌者鳥獸之民也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趙曰謝靈運擬奕相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洙曰一作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

泉修可曰曹子建作王仲宣詩曰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文若春華思若湧泉又李賈利拔刃剌山飛泉湧出壯筆過飛泉言其快利也玄成美價存注曰韋賢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子山舊業傳注曰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書記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信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寸汞綺麗世號徐庾體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爲苦辛行蓋被生事牽比廻白帝棹南入黔陽天鄭曰黔陽驛武陽郡今辰州三亭縣本黔陽故城即漢故事縣沂公制方隅鄭曰沂輕壓切○注曰沂李之所封○定功曰沂公李勉也按舊史上元初為梁之刺史山南道防御使李十五丈在峽中往謁之故公作詩以別之以李之所封也迥出諸侯先封内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注曰一作金掌露正直朱絲絃注曰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直如朱絲繩鉀傳直如絃死道邊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注曰四岳分掌四岳之諸侯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治狀此皆美李沂公也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注曰所行不同故所

思難宣也**山深水增波解揚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
再圓師曰李或待甫正當秋月甫以客遊既久為餞主人更要月再圓言挽留之誠意也**晨集風渚亭**
師曰謂李或餞別也**醉操雲嶠篇**鄭曰操七到反。蘇曰徐陵醉中作白雲出渚嶠篇明日酒醒讀之自驚
以為神助陳統見而心降。師曰此句謂決之以詩也**丈夫貴知己**趙曰史記士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歡**
罷念歸旋師曰謂酒罷將歸念念不忘盡惜別之意也

贈別賀蘭銛鄭曰思廉切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荊榛趙曰此比時人之蹇淺也**今吾抱何恨寂**
寞向時人趙曰此傷賀蘭而問之**老驥倦驤首**趙曰騏驥逢伯樂之知驤首長鳴以喻
暗使戰国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
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己也今云倦則以無伯樂而倦也**蒼鷹愁易馴**
趙曰權翼莫慕容垂由鷹鳥饑則附人飽則高飛今云愁則以苟於食養而愁**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

貧國步初返正洙曰時初復京師乾坤尚風塵洙曰史思明猶鴟張河朔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吴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洙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師古曰蹲鴟羊也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楚詞悲悲於生別離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師曰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蒼鷹飢則隨人飽則揚去馴狎也甫自喻如老驥倦舉首以求人知賀蘭如飢鷹則起隨人故云易馴自古賢士君不見知未免嬰累乎飢貧何獨賀蘭乎國步初反正謂肅宗收復京師乾坤尚風塵謂史思明尚吞噬相衛悲歌鬢髮白為國家憂也遠赴湘吴春謂甫移居夔州既而下峽適荆吴岷山蜀中之山也產芋魁可以充糧以作不飢甫既去蜀故戀岷山之芋吴地出蓴菜鱸魚昔張翰吴人也在洛守官忽思蓴菜遂去官而歸賀蘭在蜀故思吴中之蓴舉其物則思其人相思故也

別董頲鄭曰他頂切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洙曰急於養父母故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洙曰詩適彼樂土南適小長安趙曰

光武紀注曰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公今詩言逆浪開帆若在潭州言之逆浪則往衡州而南矣　別我舟檝去

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望

無令霜雪殘　趙曰趙公必知鄧州也董以甘旨之闕雖母而往鄧故用母主事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無令霜雪殘則囑其早歸也　老夫纜亦解　鄭曰纜盧瞰切○蘇曰山濤帖曰子幾日掛席東下老夫得風亦解纜矣今別宜愼重　脫粟朝未餐　洙曰脫粟言脫其穀而已未至於精細也○夢符曰右按前漢公孫洪傳洪食一肉脫粟飯顏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　飄蕩兵甲際幾時懷

抱覓　蘇曰王逸少曰懷祖不來共食佇至天氣晴明不見容貌使吾幾時覓此懷抱○蘇曰閤下有此帖　漢陽

頗寧靜　洙曰漢陽軍也在岳陽○鄭曰漢水之陽也　峴首試考槃　鄭曰峴胡典切山名在襄陽縣東十里○洙曰詩考槃在澗峴首山也○趙曰峴首在襄州與鄧州相近公因董君之往鄧故語及之　當念著

白帽采薇青雲端　洙曰管寧不應州郡之辟常着白帽○趙曰公嘗使云白帽應須似管寧者之本傳云常着皁帽而杜佑通典作白帽豈今國志誤耶采薇則四皓之事也○師曰孝子薦其甘旨董以甘旨有闕急於奉親故不知道

里之寒卜長安乃成都也明皇幸蜀後改爲西京故云小長安或曰順陽縣有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南陽郡西趙公守此故董適此以詔之巳結門廬望言親老倚門望之也漢陽軍在岳陽甫以此地寧靜欲寄居之故云試考槃考槃成其樂也峴首山名昔管寧不應辟命嘗著白帽甫欲效之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